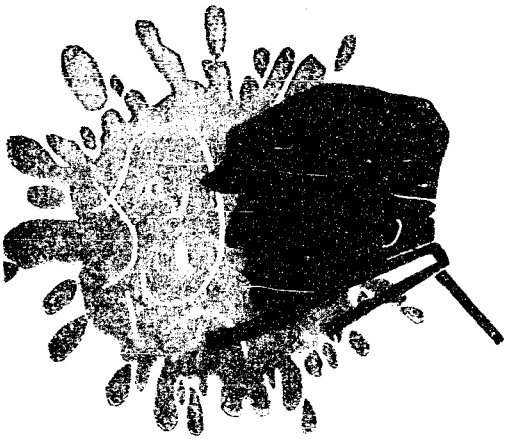

世界偵探小說名著叢刊

屈里格温原著　金川譯述

荒林爭寶

啓文出版社印行

世界偵探小說名著叢刊

第三種

荒林奪寶

林鏡主編

上海國風書店出版

世界偵探小說名著叢刊發刊的話

偵探小說所以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和愛好，最主要的是由於情節離奇，描寫曲折，思想縝密。但是著述偵探小說的，卻往往只顧到上面的條件，以致忽略一般的常情，陷於勉強虛構。讀的時候，雖暫時被詭譎的案情所吸引，可是等到讀完以後，總覺索然無味，只以「原來如此」的評語，結束了讀整篇小說幾小時，或幾天的熱情。因此偵探小說，便被擠在文學作品以外了。

其實，偵探小說是在小說中佔着重要位置的，只因寫作的技術關係，因此便被人輕視，在歐美各國，讀偵小說的，要佔一般文學作品讀者中極大多數。只以英國來說，偵探小說在出版界中佔有着百分之三十五·七的地位，專載偵探小說的雜誌，也有十七種之多，至於大部份的月刊週刊中，幾乎沒有不刊載偵探小說的情形，更不待贅述。

環顧我國出版界，雖然有好幾種各偵探小說作家的譯本，也有國人著述的偵探小說，但是，和其他出版物比較起來，可說是鳳毛麟角，而且也僅僅是限於一兩個所謂名偵探，圍子中周轉，就是讀者，常常聽到幾本陳舊的作品，也未免感着有些厭倒了。因此店家以對

創世界偵探小說名著叢書的刊行，編者一方面以介紹新穎，離奇，有文學價值的作品爲標準，另一面抱着忠實和提高偵探小說在文學界的地位的精神，來從事工作。使愛讀偵探小說的讀者們，能換換新鮮的口味。

編者和譯者自能力淺薄，如蒙讀者隨時匡正賜教，俾在出版界中放一異彩，那更感激不盡了。

林　鏡一九四三·十二·二〇。

一

南洋羣島和新加坡是南洋的交通樞紐。同時南洋的物和各國僑民，也都集在這兩處之間。所以繁華複雜，爲世界第一。每年車舟往來，絡繹不絕。因此，商人都愛在這地方謀生，結果發利極豐。

明利兒，他是個聰明的商人，他本業旅店生涯，所以他便在這地方開了一家旅店，名稱叫三思客棧，從這店開幕以後，生意非常發達，每天車馬停在店門前，有半里路的樣子，而所設房間，也每天擠數一空。

一天，將近傍晚的當兒，忽然有一個客人又進三思客棧來。明利兒便客客氣氣的招待他。這客人臉上露出吃驚的模樣，並四週望了望說：

「呀！難道這裏已沒有空着的房間嗎！糟！我實在疲倦已極，希望有一塊地方休息。請你替我設法一間房間，讓我好好地睡一回如何？」

明利兒是個貪財的人，雖然客已擁擠不堪，但他看見生意來了，還不願放棄，仍說：

「請你等一下，我去吩咐工役，尋一間安逸的房間給你。」說完走了。

明利兒便吩咐工役把小房間整理了一下，讓來客居住。

不到五分鐘，工役就出來引進客人。曲曲折折走了好半天，才到一間小房門前。

「先生你可願意看房間嗎？」

客人並沒有回答，只點了頭。便走進房裏去工役把事情做完以後，就喃喃的走了。

客人看看工役走遠了，向四處打量了一會，突然看見門鏡上有一個洞而且燈頭的燈光微微地射進門來，客人便把自己的大衣遮住洞口，好似要幹一件秘密的勾當，怕給他人看見一樣。

他站了一會，用極細微的口吻，自言自語着。接着坐到牀邊，從衣袋裏掏出一張信箋讀着：

「三月三日，在三思客棧面敍。」

看完以後，又自語說：

「咦，這裏不是三思客棧嗎，今天不是三月三日嗎，他們爲什麼不來呢：也許有了意外，或是玩弄我一下嗎？」

他又靜坐了幾分鐘，似恨非恨的說：

「我想我們是不敢對我如此的，倘若他們真的敢那麼對我……」

客人握緊拳頭，重重地在牀邊上「砰！」的敲了一下說：

「我急會對他們報復。」他說完，又俯身去望望鏡孔，似在怕人家看見他的蹤跡。

踏走了一個圈子，脫下自己的上衣，把鏡孔的東西牽下來，輕輕的放到桌上，把窗簾

的鏹錢一起倒了出來。立刻有各種不同的貨幣，亂紛紛的滾到桌子上。他數了數目，又隨手雙袋裏摸出墨西哥的四個鷹洋。他自語說：

「這數目也不能算少了，這次往來的川資也足夠了。唉，我要是不在船上和那個法國鏢人談話，輕信她的主張，不和他玩撲克牌，我的錢還要多幾倍哩。」

客人把銀錢收攏原處，舒適的呼了口氣，然後尋出一件留衣，換到鏡孔上，緩緩地抽出一枝雪茄，一口一口的吸着。

客人臉面莊嚴宏偉，天地方正，兩眼烏黑有光，嘴邊的鬚黑而頭髮稍灰色。身材高在六尺左右，四肢雖細小，卻有與衆不同的力量，倘若細細看他的神情，眞保一位冒險家，且有堅忍不拔的精神。

二寸半長的一支雪茄。漸漸地變了白烟，剩下的尾巴，也跳在痰盂裏。客人很沒趣的伸了伸腰，就打開門走到膳堂裏。

客人點了許多菜，並在自己的行李中拿了各種不同的酒，用大杯子盡量的飲着。膳堂裏的人都呆看着不開口。就是明利兒也吃驚了。因爲他從開店以來，從沒有看見這樣會吃酒的客人，他吐吐自己舌頭問客人說：

「這是什麼酒啊？」

客人傲笑了笑說：

「這叫雅奧耳酒。你難道還沒有聽到這個名字嗎？」客人說時，臉面帶得意之色，說話時

倚背，慢吞吞的喝着，恍似怕這個酒飲盡的模樣。

明利兒問：

「你姓什麼？」

客人從衣袋中摸出一張名片。明利兒知道他叫旣登·赫納。

赫納吃完以後，並沒有醉態，僅僅自語：

「天已這末晚了，他們還沒有來，總不至到深夜才來的。信裏所說，全是欺人之談罷了。倘若眞是如此。那末，我決心要報復。」說着，大步走出旅店門外去。

烏黑的天際，掛着一輪月亮，它照射下的世界，是半明半滅。河底下的月影似在不樂的搖動着。赫納匆匆地走河邊，望着昏暗的河面，絕看不到黯隻的影蹤，他又向公司中訊問，可也沒有結果，他只能惆悵的回三思客店去。

他含着雲茄，舉動大方，像一位高貴的紳士。

時鐘嘀嘀的敲了十二下，赫納無聊的回到自己房間，便脫衣睡了。

赫納還沒有合眼，突然二個生客，已站在赫納的牀前。

赫納喜不自禁，不穿衣着，從牀上跳下來，熱烈地和來客握手說：

「我以爲你們今天不來了。我知道你們不是不守信用的人，故意和我開玩笑的。你們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

來客一面回答赫納問語，一面問赫納在三思客棧中可有房間可居。

赫納便引着他們到明利兒跟前。

明利兒知道半夜三更又來了生意，更喜出望外，立刻引導他們三個人到一間小小的房間裏去。

略略的看了看，大家都認爲滿意，就把二人的行李安放妥了，他們三人便在庭園中散步。

他們看看夜景，又彼此談着各人的近況。赫納看他們沒有提起爲什麼要約他的原因，便忍不住的問：

「我們約在三思客棧中，目的是什麼？」

有一個年較大的生客說：

「今天已時候不早了，明天再談吧。況且要談的話長着呢。」

於是大家都走回自己的房間裏去。

桌耳知花特和失第莫史可特，他們走進房間以後，互相的微笑了一下，就睡下了。

花特的年紀比可特大一倍，他的做事非常老練。

可特雖然年輕，脾度卻很沉靜，不愛嘻笑不多說話。更喜歡研究各種史傳等一類書籍，尤其是東洋史傳，尤有心得。他身材短小，面部圓而白，看下去像小孩的樣子，雖然他面上有一個小小的瘢跡，但不仔細的注意他，恐不易看出來。他又會一口流利的東洋話，倘若不看見他的人祇聽到他的說話，一定會認他是東洋的土人。他在俄國做過管廚，在中國充過官司

、存安南給法當局壓打。他和花特常常爭吵，或互相動武，但他的仍人影不離，相處已五六年了。

在他們的三個人中，只有赫納性情怪僻，喜歡冷靜，和他這人比較起來，實在不能變成。可是他們都互相親熱，不時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他們都到膳堂裏來早餐。幽默談，他們全給笑語所包圍。

和熙的太陽照在走廊上，清清楚楚的把三個人影映在地上。雪花烟的香味，由他們的嘴頭而浮到空間。

赫納和他們大概給可愛的早晨所陶醉吧，大家都沒有說話。後來赫納還是打斷了這雅靜的空間。

「花特你現在可以把所以要我的理由告訴了我吧？」

花特聽完以後，仍靜默了一會，然後搖搖頭說：

「我以爲這裏不便談論我們所要談的地方，我想請你和我們到海邊去，我們坐在小船上，或比較僻靜的地方，那比較方便些。」

赫納很同意他的提議，他們就離開三黑客棧，匆匆地來到海岸。

那裏小巧玲瓏的小船，把他們盪到海的中心。這時赫納疑慮滿腹，他私下在料想這件關密的事，一定是可特發現的。所以開口說：

「你們究竟有什麼事？這是誰的發現呢？

花特慢慢吞吞地說：

「這件事，不但是我們發見，更有恨那地方的老頭子也發見這件事。其實，我們當初還不信他的話呢。」

赫納又急着要插口了，但花特用手做一個阻止的動作，又接着說：

「我們以爲世界上絕沒有這種事，以致仔仔細細的一查考，才知道他的說話，確是難能可貴。你可知道三國地方嗎？」

可特和赫納都沒有回答，似在深思的樣子。

花特却又接下去說了：

「這地方是安南的一個古城，它在中國的邊界從前是極繁華的都城，後來不知怎的忽變了荒蕪的森林，行人絕跡。這地方的奧妙，你曾夢想得到嗎？」

赫納跳起來說：

「我從前去游玩過一個古城叫白城。呀！我由這城去過以後，從不敢再玩古城了。因爲這些地方，對我毫無利益。」

花特連連搖頭說：

「不，不。我所說的古城和你玩的古城，是極不相同的。這古城的富麗，珍寶如山積，大寶石和雞蛋那麼大，也許世界的寶物，全在這古城裏哩。我所以要約你，就是和你商量這件事，請你一起去和我們去取這大批的寶物。」

赫納呵呵一陣乾笑說：

「你不要和我開玩笑吧，這地方那眞有這許多寶物呢？」

花特莊嚴的說：

「這是實實在在的事，請你勿懷疑。那裏所藏的寶物，簡直不能計算，倘若我們取來了，這是何等快樂哪。」

赫納半信半疑的說：

「若果眞有這件，那當然快樂極了。但你怎樣會知道呢？」

花特說：

「我不是說過，這是可特的發見嗎。他因爲研究古史，才發見實在的根據。還有，我在幾年以前，曾居住在那老人附近，常常聽老人說起。而且我還聽得有一個法國人，到那地方去玩，回來以後做一本書，說得非常仔細。更有那地方的土人，也說那地方確有這些寶物。」

赫納說：

「這城有多少面積？」

花特正經的回答：

「比較英國倫敦還要大哩？」

他說話的時候。聲音放得很大，脚在班班的敲着船板。

赫納仍疑惑的問：

「花特，你一定想得這寶物嗎？我以爲寶物有沒有不要去管他。祇稅這樣的大城，也是世上所少有。要是我們果眞找到了那城，再去尋寶物，恐怕我們三個人找到死也找不到呢？」

花特聽赫納說完，仍堅定的說：

「唉！你還不相信嗎？其實這件事還不是我們發見。從前有一個中國的遊客，也曾經到過這森林深處，他說的話句句眞實啊！」

他到這裏，回過頭去瞧着可特說：

「可特你還能回憶起這件事嗎？」

可特沉思了一下說：

「對。這事在一千二百五十年的事。」

花特和赫納說明了半天，但赫納總不背相信，現在可特的回答，似給花特的同情，他更興奮的說：

「是呀，這中國的遊客，還知道這寶物的數量哩！」

赫納仍說：

「即使有這寶物，中國那位遊客並沒有說明在古城的那一部分，在這大城中，我們從何着手找尋呢？」

花特又解說：

「這不緊，我們自然有辦法，你可以放心。因爲我們做事，全仗自己的智慧。倘若我們有奇特的智慧，不論什麼困難的事，也可以設法做去。可特曾譯過這遊客的書，中間有這一段話：「我曾到這寶物的房子裏，看得眼花繚亂，目瞪口呆。」這話說明了實在的情形。後又有一段說：「國皇每槍決獄犯的時候，一定是坐在三隻大象的廣場地方。」我們到那地方，第一步去尋到那三隻大象，然後就容易解決了。」

賴納又說：

「你怎樣能保證那地方的大批寶物，從沒有給他人發見過？他們本國的人民遷徙到別的國度裏去了，難道會忘了這寶物嗎？在我的理想中，這寶物早已不翼而飛了。」

花特憤憤地說：

「不，不。你不要強辯，你再聽我說。在六月以前，我認得一位法國人，他在安南住得很久了，並且有極大的財產，日常的生活，隨意揮霍。當初，我非常奇怪他，後來我設法私下問他，他說他在一個地方，發掘了寶藏的地方，數目不可以計算，他稱心的把他拿了回去。本來還預備再去，後來給那地方的土人所驅逐，沒有辦法，就逃到安南來住。這中間的經過是非常之長，我却沒有時間可以告訴你了。我後來用種種的方法稍給他。果然，他把寶藏的地方告訴了我。」

賴納點了點頭，沒說了他的解說。有頃一會不說話。

這樣，花特又說：

「這個法國人是個酒徒，也許早已死了。」

可特急着說：

「對，對。我早就說他是飲了過分的酒死去的。」

赫納突然又問：

「花特，你用什麼方法，去誘騙酒徒呢？」

花特沒有回答，甚得意的從走袋裏摸出一張紙，放在桌面上說：

「我和你所說的話，雖然不十分明白，不過看這張紙以後，便知道了。」

花特用手指着又說：

「這曲線是古城的廟宇，紅點也還沒有和我說出，現在我們便要尋求這紅點的秘密。」

赫納這時才相信了花特的話。又把這張紙細細的看了一遍。他說：

「這事我明白了。然而你們來邀我一同去嗎？」

花特含着得勝的面臉，又和赫納握手說：

「對。我們這次去，預備找好友一起去，因為大家可以互相幫助，人數多了，出入就不敢對我們之都。現在趕快準備一切，早走一天好一天。」

接着他們討論了一回準備的問題。大家又回三思樓攜款了。

從這時起，赫納竟同將二人，腦袋充滿了想頭，像有什麼打算似的。他走過房間裏的時

俟，自言自語說：

「我又可以利用我的手段了。花特羅狡滑，可特羅聰敏，我怕他們嗎？」

他說完，竟呵呵的怪笑了一陣。

二

第二天早上，詹納花特可特他們三人，各人提攜了自己的行李，離開三思客棧。他們在碼頭附近雇用了一班土人。

在途中沒有幾天，已到了三個森林地方。他們這天東奔西走，探尋他們的目的地。有時探得幾索，互相狂笑，有時為了探得的地方不可達而傾倒。但他們的心靈上，可給大富的理想所喜悅。

一天，他們走得非常疲憊，他們的六條腿已倦得不能走動，就得沒路了。

忽然，可特聽深潛潛的水聲，他們快速驚喜若狂，立刻分頭去找尋這水處所。

這是他們意外的成功；在路不遠的地方，發現一座小山，在山的旁邊，有丈把左右的一條溪水，清潔的很，使這三個旅行的過客，是如何的安慰啊。於是他們脫下衣服，恰然自舒的在洗澡。

花特洗完澡走到山頂去曬太陽，他剛走到山頂，忽的聲叫起來。

「天哪！這是什麼呢？」

詹納和可特連連趕過去，向花特指手的方向望去，却看見在山的對面，隱隱的有一座破

明白。他們三人快樂平安的過了，喝喜歡的早晨。結果不是靜的提防快走的話，他們就沒樂忘了他們所以到這裏來的。

不一刻鐘，他們已到了這座城，並且立刻發見了花牌樓上所寫的字。

靜的看了對花牌組可時說：

「今天我們一到我們的目的，就是天給我們的幸運。蒼蒼的青天，給我們這樣現在我們必定要盡力搜索，得到那寶藏的所在。否則，我們願死在這裏，永遠不回去了。」

花園了，立刻拍掌歡呼。

只可靜仍保持原有的態度，默默不作聲，似在深思什麼。

他們三人不管危險，奮力做向進。直到天將傍晚，他們才到廢城的近邊。這是他們設立一簡單的營幕，吩咐土人準備晚餐。

在晚餐的時候，大家談論打算着，將來大富以後的生活。他們的每根汗毛，也都在歡笑。

紅色的天空中，浮着薄薄的早霧，當紅光還沒有照射到大地的時候，他們已吃過早餐，喀喀哈哈的騎羅在馬背上。笨重的槍械背負在肩上，可是他們並忘着流蜜。留在營幕裏的兩個土人，送給這三人的歡迎至人。

「再見！！！」

馬蹄踏在泥地上，發出奇異的聲音。初升的太陽，向樹梢爬到地面上。早晨吹在樹葉上

，在微微的搖動，那些荒涼的景色，馬蹄聲響，它的響遍遠處塔都很快。

近處的地方，殘碑斷石，這地皆是，一看就知道是很人往來的廣漠。在八點鐘左右，他們已到古城了。

這裏，映在眼簾裏的，一切都是衰敗零落，剩下的僅僅是百年前的宮殿，但也七洞八穿，沒有一個可以遮風雨的地方。四週的城牆也是大塊的方石造成，最小的，也有一丈多一塊，大的竟使人乍舌不止。

城的中央，看見一塊空場，是四方形的，大概有一百多畝田那麼大。這裏可以走遍全城的街道。再走進去，更有一內城，比外城高十幾丈，裏面有宮殿，還宏偉的站在那裏，從這牙骨中，可以看出這裏過去的富有。

赫納跳下馬來對花特說：

「美麗啊！這偉大的宮殿，沒有福分的人，怎麼住得住呢。」

他說完又東張西望了一會說：

「你說的古城，確是有了，但三大石象，不知在什麼地方？」

可特插嘴說：

「你不要躁急，我們努力前進，總能走到那地方的。」

於是赫納又上馬前進。他們又走到另一條街，這街的兩旁有極高的石級。他們走上石級，看見一扇大門，雕刻的精細，為世界上所罕見，門裏面，皇帝的宮殿就在他們的眼內了。

玲瓏感謝，雖已感疲憊，但氣象仍宏偉，更有一座大塔，高入雲際。可特自動領了領導，努力前進，不一刻，已到目的地。

這裏是一片廣場，四角豎立着三隻石象，花特看見，大喊：

「上帝，我們已來了，願上帝保佑我們，在短時間內，得到這無盡的幸福。」

花特轉過頭對嘉爾和可特說：

「現在我們已到這裏，可不必擔憂了，現在你們可以休息一下，再尋寶物的地方。」

嘉爾反對說：

「不，不必。我們不要休息，大家再前進吧。曉得我們來的目的，是爲了無數的寶物。今天既有了這機緣，不快些去取回，難道還要留着等人家取去嗎。你再考慮一下，就覺得我的話不錯哩。」

他說完，似在等待他們的回答，不時瞧瞧他們的嘴臉。但他們沒有說話，好像在沉思一件事似的。

嘉爾的視線停住在可特的臉上。半晌後才說：

「可特，今已到了這裏，但寶物在什麼地方呢？」

可特說：

「天色已黑了，今天不能開始發掘，我們明天再來吧。花特，你已爲如何？」

花特很同意他的提議。特勒沒有辯法，只跨上馬背，回營幕去。

可特和若特的馬並行着，他們且談且走，神情是那麼愉快。可是赫納隨在他們的後面，氣着好不樂意的神情。

第二天，他們又到大桑的地方了。

花特把帶來的鋤鏟搬運下馬。他說：

「設你們聽着。我以爲掘寶物的方法，祇能用鏟鋤敲打地面，仔細辨別聲音，然後才知道寶物的所在。

赫納同意的說：

「好，好。我去敲右邊的地面，可特去敲左邊的地面，在中間。倘若今天得不到，那麼明天再來，明天得不到，後天再來……總至一月二月……我們必定要尋到寶物才回去。

於是大家聽從了赫納的分配，在「篤篤」敲着地面。

太陽由高空漸漸向下沉，把他們三人的影子移動斜影，由斜影而且直綫，又由直綫而成斜影。

他們流着汗，氣喘喘的敲着敲着。但是地面已敲遍了，却沒有一點迹兆。

若特不能耐了，他擦下鋤頭，抹去汗液，不高興的說：

「怎麼樣？我們到這裏來，可得些什麼好處回去呢？呀！我眞太笨了，輕信了你們的笨方法，我一定要給你們騙了。冤枉，我枉涉山川，白白費去了光陰。當時，我不是告訴你們，現在……」

他懷裏的補釘，給人非常難受。他又說：

「我還實不是一次兩次了。今天發誓，我以後永不再搗亂了。」

花特聽完他的說話，憤怒極了。把鋤鏟憤恨的擲在地上，緊握着拳頭，厲聲對赫納說：

「你爲什麼不肯霸蠻一些，你若再說這些話，我在忍無可忍的時候，踏你幾幾我的拳頭了。請你安分些，你應該明白我們爲什麼要請你來的初衷。請你來，我們多一雙手，互相幫，將這事早完成，我們來索累做什。赫納，我告訴你，不論什麼事，都先難而後易的。照現在的情形，很有希望哩！現在用我們勇敢的精神，這是我們的格言。正當細心研究的時候，隨口謾罵。算什麼意思呢。況且我們搗亂，僅僅五六小時，何必如此。」

赫納點着頭，沒有作聲。花特又說：

「請你同舟共濟吧。雖然途中你說過許多難聽的話，我們都默忍了，現在事到今日，我不能不勸告你。你若要想做富翁，總該先苦後甜，請你自己去想一想吧。」

赫納恨恨地說：

「你所說的話，我不愛聽。我祇覺得我們的舉動太可笑呢了。」

於是你一句，我一句，互相爭辯不休。

但，可特像沒有聽到他們的說話一樣，仍舊一個人東踱西踱，靜心細聽。

赫納和花特愈爭愈烈，大家已到磨拳擦掌的地步。

這時可特的呼喚聲傳入他們的耳膜，可特用尖銳的叫聲喊：

「快來吧，在草叢之下，我已找到了寶物。」

赫納和花特，他們的親族對視了一下，便急急的奔了過去。

花特將近可時身邊時問：

「好朋友，你看見了什麼啊？」

可時沒有回答，用鎗頭敲了三下，果然發出空洞的回聲，由地面傳入每個人的耳內。

花特快樂手足舞動。歡呼說：

「寶物得着了，寶物得着了。」

花特回頭看看赫納說：

「赫納先生，現在你覺得如何？這空洞的地下層，不是寶物，是什麼東西？」

赫納連連舉手贊說。

於是三人用力將上面的一塊石頭掘起，地下的一個大黑洞，映入每人的眼睛，赫納仆下身去望說：

「咳，這不一定是寶窟啊。現在讓我先下去，去仔細看一下，你們以爲如何？」

花特說：

「我帶來許多洋燭，現在快去拿來，看看洞底下到底是什麼東西。」

於是他們一人急急上馬奔回營幕去取洋燭，二人看守着寶物洞。

不一刻，洋燭燃着，他們鑽進洞底，爬入地窟。

他們走下不到幾步，忽然看見洞裏有石級，先是小級，僅僅一個人可以走，後來漸漸廣闊，但石級上滑溜溜的無聲走。

不一會，已到盡頭，看見一條橫的走廊，走廊的兩旁，石壁光滑，用洋燭一照，耀眼的反光，與紅寶石一樣，晶瑩也勝了。

他們三個人用輕步走着，走着，卻沒有走盡走廊。

走到半路上，赫特第一個開口說：

「照這情形看來，那個法國人的說話，是很可靠的。……」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聽到洞口有很響的聲音，他們給這震聲呆了一會。赫特又接下去說：

「法國人告訴我，先是石級，後來是走廊，走廊的盡頭，就是寶物的所在可以看見了，好朋友，好自為之，快走吧，我們決到寶物的地方了。」

可特步調漸漸的緩慢。但赫納知花特雖然走得很慢，可是心中非常熱烈，他們覺得這樣冒險深入，生命是非常危險。因為，法國人告訴花特，說除有土人從來此地，若給他們看見，那生命不保了。要是土人看見洞口大開，知道了他們的秘密，把大石塊蓋了，那我們有了天大的力量也沒有用了。

他們正在疑惑之間，忽然花特看見一地方，面積很寬，四週用奇奇怪怪的石頭砌成，地面很平，壁上雕刻精緻，所繪之畫，也是世界上所少有。兩邊檢櫃排列很多，櫃裏古董碗

幾一類的東西，更多得數不清，去搖動搖動，有鏗鏗的聲音。他們把它倒到地上一看，都是珍珠玉塊，奇異玩物，爛烈眩目。他們三人檢快得目瞪口呆，爲是呆瞧着像小孩子向寶物問神。

好久好久以後，赫爾才伸手到另一隻古瓶裏去。摸出如雞蛋那麼大的寶石。他說：

「這幾粒寶石，已值英國一銀行的價值了。」

這時花特才開口：

「我快樂極了，我快樂極了。我們快走出洞裏，去吸這新空氣，否則我要悶死在這黑洞裏了。」

他說完，燃着第二支洋燭，赫爾和可特跟在他的後面，踉蹌的走出洞來。

這時，天色已晚，太陽早已溜下地平線去了，祇有各種美麗的彩雲，和快要降臨的黑暗在爭鬥。他們三人對於這自然的景色，毫無注意，充滿在心田的，只是一肚子狂喜。

他們離開洞口，三人圍坐在石地上，把帶出來的寶石，一粒粒的看去。因爲他們三人，都是知道寶石價值的人，認這些寶石，確有價值的東西。

這時，赫爾忽然跳起來說：

「這眞是一件興奮的事，這東西至少值千萬元多。好朋友，現在我們已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富人了，我一生不會忘了今天的快樂。」

他說完，兩手左右舞動，作跳舞的姿勢。這是他常有的動作，倘若他遇到快活的事，他

必定要有這舉動。

他稍稍停了一下，又說：

「好友，我們把剩下的寶物，一起取來吧。你們以爲如何？」

花特沉思半晌說：

「好友，你的請求雖對，但天已黑了，我們還是回去，到天明再來。並且有一天的時間，我們可以細細搜索，在這黑暗的地方，我們不多逗留爲佳。」

赫納站起來說：

「這樣也可以，我們明天再來吧。」

於是三人把那塊石頭放在原處。當撥開大石的當兒，赫納說：

「我們撥這塊大石如此便利，到洞裏却如此之難，兩相比較，殊不同，必定有原因的，也許這不是好現象，對我們並不有利，以我的意思，這是趁這機會，快些運洞去，把所有的一切寶物，統統取回爲妙。不論什麼事，變化無常，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注意的。」

花特立刻阻止說：

「不要說這不利的話。這裏人跡稀少，我們到這裏來，有誰知道，請你不要過分的思慮吧，明天，我們該早些來就是了。這許多有價值的東西，豈不要埋藏在地下，這不是更快活嗎？好友！信聽我的話吧。」

赫納慷慨不停的說：

「我的心總認爲不安，還是快點入洞爲妥。但你這樣反對，我也沒有辦法了。」可特也開口說：

「你放心，我以爲絕沒有圍覆的。」

他們三人把石塊放好，上面蓋些泥土，假使土人不易看出的樣子。然後他們又將繩鏈放上馬背，速步回去。

這時黑幕漸漸下罩，但十丈以外的景物，還能辨認，花特和可特坐在馬背上，不言不語，只有赫納不時顧盼，似怕四週有敵人跟蹤似的。赫納的耳膜常常什細聽着聲音。

他們走不多時，正到轉角的當兒，赫納聞細小的聲音，對花特和可特說：

「喂！你們看見嗎？」

他說完，不等他們回答，自己已躲入一條小弄裏，似借牆壁遮蔽一下。

花特看着赫納的鬼祟情形，便對可特說：

「你看赫納什麼緣故，也許他給過分的興奮所瘋狂了。」

可特並不回答，祇微微一笑，表示不關心的意乎。

過了五分鐘，赫納已走近他倆的身邊，對他們說：

「你們兩人已看見一個人影嗎？」

這時，花特憤怒說：

「你實覺了鬼祟。」

但赫納仍恐怖地說：

「你不看見嗎？我清清楚楚看見一人個，穿這樣，仆身走去，」

可特也說：

「你或許看見我們的彌來的士人了。」

「不，不。」赫納仍堅持的說。

花特用警告的口吻說：

「你所看見的，也許是這裏的士人吧。我知這裏二百里以內，絕沒有一人。」

赫納仍不信的說：

「不論什麼事，不無離奇變幻，怎麼可以把看見的認爲有，不看見的認爲絕對沒有呢。告訴你，我清清楚楚看見一個士人。」

花特這時疑信參半，又說：

「你怎麼知道他是士人呢。」

赫納說：

「我看見他的頭髮，紅色面且長。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花特開玩笑的說：

「我相信你的說話，算是你看見的是士人，但你沒有聽見士人常常互相倒戈，爲了些微的小事而決鬥嗎。他們若和我們爲難，我們非和他決鬥不可，你怕什麼呢。」

說完，按住肚子而同的狂笑不止。

他又說：

「可特，你以爲怎樣？」

可特沒有回答，看看他的臉色，毫無介意似的。

他們這麼一面爭辯，一面走着。已走到一座高土，高的兩面，有片廣地，這地森林草木，荒蕪無人煙，靜寂得似睡着的孩子。赫納指着遠地說：「

「奇怪，我看見那人經過森林。」

他還回頭探望，全身顫抖不能自己，若有大敵已爲，手伸入袋內，不時摸索手槍，以備意外。

不久，他們近營幕，下馬後喊土人擁護鑼鼓，但聲中寂靜的沒有一個人，早上留他們二人在營幕看守，也不知到那裏去了。這時，花特懷疑，才赫納的話。他說：

「也許你那時看見的人，就是我們的土人。」

赫納說：

「不，我看得清清楚楚，決不是他們二人。」

花特本來性格很躁急，況且已一天勞頓，餓火燒着肚子。現在不看見他的土人，便發同亂跳，破口大罵不止。

赫納也咆哮不停，大聲呼與土人。

跟着可特沉默如石，他是這樣，無聲無息，他授着木槳，到河邊去取水，預備煮飯應用。他走出大門不多時，刻便奔回來，大聲喊：

「兩個土人還沒有走，他們已死在河邊了。」

他說時，面色發青，兩手瑟瑟顫抖。花特和赫納也嚇得面無神色，兩人不約而同的驚起來：

「呀，他們已死了嗎？」

可特稍稍定神後說：

「是呀，他們是被蛇咬管而死的。他們的屍體，還躺在樹根下。」

赫納急急的說：

「對呀，對呀。我一點沒有看錯那個人。這裏必定有土人看守着寶物的。」

花特說：

「快，快。我們不必多說話了，快去看看土人的屍體。」

可特在前面，他們跟在後面，互相在黑暗中間走去。他們走到那森林的盡頭，果然看見二土人躺在樹下，他們去探探屍體，已冷得和冰一樣。花特伸下身去細看，他忽然說：

「對，他們是土人被死的。」

花特站起，呆呆的望了屍體一會說：

「我們真幸運，要不是蛇咬着看見，我們走進土人的迷圍，必定被他們殺了。現在我們解

好為預防，以備萬一。否則，我們盤沒有回去的希望了。請你們務必聽我的話，倘若敵人來侵襲我們，我們必須同心協力，以謀自衛，決不可以為了自己的安全而賣友。」

接着赫爾也說：

「我們到這裏來探求寶物，敵人一定已在我們附近埋伏，探視我們的舉動，現在我所做的事，他們一定看得明明白白。自然囉，那裏剩下的寶物，全給敵人取去。唉，我們平幸的苦，跋涉山川，却全給他們坐手的拿去。」

花特雙腳亂跳。說：

「完了，完了。你十分之九的話是對了。我相信敵人黨羽必多，我們三個人有什麼用處，也許你途中看見的，是他們的偵探，他早就看見了我們，我真後悔不早早注意。現在失敗到這是另個問題，恐怕我們的生命將不保了。」

赫爾聽了他許多的話，似不耐煩的說：

「空話說多了有什麼用。我們的生命是可以保住的，我決心要活活的回轉去。現在我們第一件事，就是大家的力自衛，度過今晚，明天天一亮，我們決不可多耽寶物，立刻回巢國去。現在我有一個辦法；當我們睡下的時候，我們互相值班看守。花特，你明白我的意思嗎？請你許睡去的時候，由我看守，我睡了由你特看守，互相輪流。這樣，我們三人有以稍稍的休息一下，你們以為如何？」

赫特連連點頭。他說：

「你的話對，我們決定照你的話去做。」

於是他們小心翼翼的走回營幕，又匆匆的在煮了晚飯。他們給這意外的奇遇驚得連寶石也忘了，自從到這裏來以後，從沒有在這荒野四場合下吃晚飯的。

他們吃完，第一人是可特守夜。到第二次，將近十二點鐘的時候，赫司接替了可特，他靜寂的守在門外。這時，祇有花特，他也許是白天過分的勞動吧，一睡下，鼾聲大作，一點知覺也沒有了。

可特白天勞動，晚上看守，這時赫司來接替他的職務，他當然貪睡極了，走入營幕，不久就呼呼自睡去了。

赫司獨自手持在營幕外，踱來踱去，有好一會，忽然聽到森林裏有細微的聲音，而且這聲音漸漸的近了，他的每根毛髮，都豎了起來，但營幕中的鼾聲，響得和雷聲差不多。這時，他突然自言自語說：

「時候到了，機會來了。現在可以趕到我的初夏了。唷，倘若我不照這機會做去，機會要立刻消失的。不然，還要遇到危險呢。花特，可特，我對你們不起了。」

他說完，輕輕腳輕手的走進營幕去，又偷偷地在花特身邊跪下去，把白天所得的寶物，一一的拿了放在自己的腰間，同時，又走到樹裏把麵包呀，雞蛋呀……可以吃的飲食，一起拿去，用絨布，包紮了負在肩上，他還頭也不回的走了。

三

不論誰，要到英國去，必定要經過緬甸。這裏有一條河，河的中部，有一座營盤，在這裏駐有雜兵一隊，隊長是英國人。

一天，太陽已成斜線，天空的小鳥漸漸的飛回巢來。這時，緬甸一百三十隊中的一個軍人，他是有名的可戈萊。他因爲空閒着，就拿着釣竿，在河邊釣魚，他擡頭向岸上望去，看看高壯的營盤，片片的浮雲，又有背着貨物的商人從支那地方回來。他們人形憔悴，窮困非常。可戈萊看見曝氣說：

「這些可憐的人，眞不如有錢人的狗，他們在英國的時候，不知道是怎樣生活的。嚯！」

他說到這裏，又停下不說，臉上似在發燒，兩頰紅了一陣，然後又說：

「我自己呢？在這荒蕪人跡的郊外，沒有自由離開營盤。我雖然可以在河邊釣釣魚，賞玩美麗的景絕，但有什麼趣味哩。」

他左思右想，心頭已亂了，於是收拾釣竿預備回營盤。他剛站起來，忽然看見一個人，他一細看，原來是他的同伴。於是他們兩人且談且走的回營盤去。

[illegible]的[illegible]是[illegible]樣[illegible]時候，怎麼不見他[illegible]中有什麼[illegible]面[illegible][illegible]所行的可支[illegible][illegible]他的[illegible]：

「登浦遠，這是什麼東西？」

登浦遠說：

「我想這一定是有一白種人，也許還稱他是英國人，因爲我剛才看見他從遠遠的岸邊走來，他渡過河的時候，發覺野蠻。」

他說時呵呵的還是笑着。

但可支羅却同情的說：

「可憐呀，他現在已不能走動了，所以他天黑了，我看他一定疲憊極了。可是他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

登浦遠回答着說：

「我們怎樣對他呢：」

可支羅略一深思說：

「我想把他救回當樣去，給一間東西給他吃，當他養息健康的時候，我們再問問他的歷史，你以爲怎樣；我看我們先給他[illegible]，[illegible]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他[illegible]後，知道[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他[illegible]，[illegible]。

人生手快，不一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好像已死的樣子，對我們的動作一些也沒有感覺。他們把他給在牀，用白蘭地慢慢的灌到嘴裏。

過了半小時。這人的指頭在微微的伸動，脚也能伸屈。再過幾小時，他能全身反側；忽然地張大眼睛，似在用力的在四週張望，並且用極低的聲音問：

「這裏是什麼地方？」

可戈萊用親熱的口吻對他說：

「你已快抵達國了。你能到這地方來，實在是你的幸運，你應該感謝上帝。現在靜靜的睡一會，請你不要擔心。你幾天沒有飲食了吧？我們這裏有可以吃的菜蔬，你要吃嗎？」

可戈萊就吩咐登浦遜去拿了飲食來給他吃。他看見飲食，狼吞虎嚥，一下就吃完了。他以感謝的眼光對可戈萊看看，然後又睡下了。

可戈萊和登浦遜呆望他好一會。看看他的姿態，似乎像一位忠厚的長者，但一雙灼灼的眼睛，却含着賊意。可戈萊坐看了一會，看看睡人睡了，就踏出來。

這人靜靜的睡了二三小時，精神已回復原狀，突的站起來，走去和營堡中人談話。可戈萊的同伴們，有的給他換衣服，有的給他剃頭有的送鞋給他穿……他衣冠整齊以後，看過去，居然是一位上等的人似的。

這時可戈萊走近他身邊說：

「我看看你的情況，好像奔波了幾天的樣子了，而且吃盡苦楚，這爲了什麼呢？」

這人聽到可戈萊的問話，便嘆氣說：

「不要提起吧。我以後永遠不再遠行了。現在我後悔我自己的笨，所以狼狽到這樣的程度。你大概也能猜得的吧，但可惜我沒有形容的本領，把當時的形情細細的告訴你的，你們聽了也一定會同情我的。」

可戈萊撇嘴說：

「你難道一個來的？」

這人坦然的說：

「是呀，我是由東方北面，經過雲南然後再到緬甸，將到雲南的某一個縣裏，已快死了。那個可惡的貨人，把我的錢財一起搶走。啊，我身無分文，竟流爲乞丐了，但結果又給無聖的官吏捉去，把我關了幾個月，這時更受盡苦痛，身體漸漸不支。」

他說完了，還作乾落的狀態。他又說：

「後來我設法逃走，路走得太多了，況且腹空交迫，走到樹林裏，我就暈了過去，以爲就此死了，誰知道我現在還能活着。」

他一面滔滔不絕的敍述，一面不停的急速嘆息。

可戈萊聽了，也不時爲他嘆氣。又問：

「你到那地方去做什麼呢？」

這人回答說：

「客本想到隨當地給有錢人家去，並且家裏尚有積蓄，很可以生活。」

以後這客人住在他們營屋中，絕口不提過去的事。可是萊恐怕多問了，引起他的傷感，也尋不問他，大家所談的，僅僅是英國的風俗等一類的話。

這天晚上，客人早已睡了。可戈萊和登浦遂說：

「你以為這客人的話可靠嗎？我看他言語吞吐，他一定還有隱情，否則，何必如此呢？」

登浦遂點頭說：

「我也有點不相信他。」

當他們正在議論的時候，這位客人在房間裏做些什麼事，倘若給他偷看見了，真稱奇不止。

萊等三位客人走進屋間以後，就四週察看可有給人看見的地方，然後把鎖孔和窗門的孔縫，統統用布蓋起來，使外面的人一定看不到他的行動。他準備好以後，便將腰間的帶子拿下來，所藏的寶石一起倒在桌上。光華燦爛，非常奪目，而每粒的重量，為世界所罕見。這人仔細的數了數目，又謹慎的放入腰間，他喜悅地說：

「現在我可以平安了。雖然這件事太冒險，當時我若沒有決心去幹，我說不定會做土人的奴隸呢。以後我再不做這件事，何況我一生的吃用，足夠應用了。」

他說着，兩手撫摸腰際。臉色是現着那麼得意。後又竊竊私笑了一回。

半夜，可戈萊來問候他，用器物把門搖開，看見他好好的睡着，不過雙手按在腰上，可戈萊看看他這可憐的樣子，便凄慘的說：

「可憐，這客人受傷了。我從沒有碰到這樣可憐的人。看呀，這位慈善慈辭的英國人。」

他一面說，一面不住的嘆息。

這時，這人忽的從牀上跳了起來，兩眼盯住可戈萊的面，汗珠滴滴從毛孔裏出來。可戈萊看見這情形，莫名其妙，不知道他有什麼意思，便用手摸摸他的額角問他說：

「你爲了什麼呀，你放心好了，在我們的營盤中，是絕沒有危險的。」

客人聽完他的話，仍注視着可戈萊。戰戰兢兢，似乎不認識可戈萊是他的恩人一樣。

大家靜默了好一會，心裏像打定了什麼主意，然後勉强笑嘻嘻的說：

「哦，我失禮了。我剛才做了個惡夢，可怎可怖；看見許多山野人，要驅逐我，我沒法，只有盡力的奔路。哎唷！誰知道是一個夢呢。我對你太失禮了，請你原諒我。」

第二天早上早餐的時候，他自己說，他叫查利白春並且當天要勸身回英國去。

查利白春去的時候，可戈萊送他五六百塊錢，結他在路上應用。但客人假意的拒絕不收。可戈萊勸他說：

「你既然身邊沒有一個小錢，怎能走回西國去。這一點點數目，算我的心意吧了。你若餓賣的話，請你到倫敦以後還我吧。」

但這位貪心的客人身邊有了這許多寶物，還受了這條川資，跑回答應到的美國他。

不到二天，已到白礁。經過亡羊立，就到隆寶埠，登陸船回西國去。

不久，船離開碼頭。查利白吞站在甲板上，遠遠望隆寶埠漸漸遠去，直看到無影無蹤。他昂然回進艙裏，搖着腦袋說：

「這些寶物，可以換取幾百萬金磅。天啊，我以後是一等富貴的人了。」

查利白吞是什麼人？讀者會立刻明白，一個做壞事的人，他決不肯用自己的真名蹤跡，赫爾他就是用查利白吞的名字，來保護自己。

四

自從那個怪客查利自走後不到二個月，隊長可戈萊及所駐紮的隊伍和登蒲遂，正是軍役期滿，已回白碼。後來的隊長叫限的明。還有克蘭省和巖波頓三人同居在一起。他們仍舊以釣魚或打獵過日子。

在表面上，這營壘中沒有什麼改變，但他們的神精却和從前不同了。限的明性情傲慢，和他的手下人不能合作，常常爲了些微的小事而爭吵。

一天，火般的太陽照在頭上，樹梢的蟬兒「知了知了」的叫着。

克蘭省帶着一個小兵，荷槍實彈，到外邊去打獵。他們走了幾步，還沒有開始打獵，已賴洋洋的不高興了。這時的太陽像有意和他爲難似的，照耀着他的頭頂，他憤怒的說：

「世界上頭子最笨，可是我比頭子還要笨。當正午時分出來打獵。」

他說話的時候，聽得後面窸窣的聲音，急回頭去，看見一隻野猪，從叢樹中跳出來。克蘭省立刻拿了小兵手裏的鎗，飛奔追去，這裏樹木密集，路途曲折。忽然看見那隻野猪在二百碼以外奔跑。克蘭省開動機鎗，那隻活活的野猪立刻倒下死了。克蘭省喜出望外，預備拿那隻野猪。忽然耳朵裏還到有人談話的聲音，並且雜着西語的呼救聲；克蘭省又細細的聽去

，聲音却一點沒有了，克蘭省自語說：

「難道這裏有西國人迷失在這地方嗎？我應該仔細的去尋一下。」

他便走到森林裏去，走不到幾步，果然看見一個人，身材短小，頭髮長得蓋到肩上，衣服襤褸，千窗百洞，面部瘦得不像人的樣子，全體只有一層皮和幾條骨頭。克蘭省看了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便問：

「天呀，你是什麼人啊？你難道也是西國人嗎？」

這人並沒有回答，祇用手指指嘴巴，又指指森林。

克蘭省以爲自己的話他不懂，或猜他是啞子，不過看看他的舉動，猜測他的意思，請求他再過去。克蘭省便跟着他的方向走去。

不到半小時，走到一個小溪邊頭，看見一個人仰天睡在溪邊的石頭上。克蘭省留心的看他。這人身材比身邊的人較長，面部的可怕淒慘，比這人還小。因爲這人年較大，全部的鬍鬚已白。他的兩隻眼睛已緊閉不動，克蘭省以爲他是死了，但他的朋友跑近去，伸一隻手握緊那人，二人似在用手談話。克蘭省正看得奇怪的時候，忽然看見盲人慢慢的站起來，小心的坐在石頭上對克蘭省說：

「我聽朋友說，你也是英國人。今天他夠在然地方看見你，眞是大幸。因爲我們聽到鎗聲，所以請求你來。現在我們在患難中，請你可憐我們，至於我們所受的苦毒，簡直不能說得完，而且聲的人也不會相信我們。現在我們受毒已深，不能行動，所以來在這裏。你不是

看見我是瞎子，我的朋友是瞎子嗎。從這裏，可以證明我的苦處了。」

克爾省說：

「對。那麼請你告訴我，你們到這裏來做什麼的？

瞎子慢吞吞的說：

「我們都是英國商人，專做皮貨的事業，後來結山野人廚去，山野人用鐵把我的眼珠取去，把我的好友舌頭剪去，然後把我們送到荒野，可憐我們身無半文，進裏又沒有行人，我們祇得天天採果實充饑，受盡艱難，以為一定是兇多吉少，誰料到還有今天呢。請你可憐我們，把我們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那我們感不盡了。」

他述說時，常常奏動肌肉，似在回憶起當時的境遇，瞎子的兩行熱淚，也簌簌的流下來。

克爾省聽他說完，立即說：

「請你們放心，我必盡我的力量，把你們帶到營壘去。不過這裏離營壘還有十五里路。」

克爾省想了想，便吩咐小兵說：

「你立刻到營壘去，請我們的醫生來。」

克爾省說完，那小兵後飛般的奔走去了。他跳下去，去仔細看那瞎子的脚，看見脚趾間多腐爛，脚心受傷很深，於是走到小溪邊，取了些溪水，對瞎子說：

請你暫時等一下，回到營盤以後，我給你診治，這時也無能為力了。」

這時，那個瘋子在他身邊，殷勤的看護着他的朋友。這可以證明他們二人的友誼極好。這位少年克蘭省看了，受到不少的感動，他矯急的性情，這時也烏有了。

他說：

「我猜測你們，一定有說不盡的話在你們的心底。唉，荒林地方實在太可怕了，我們到這裏還沒有二個月，已遭遇到第二次慘劇了。上次也有一個英國人，給土人虐待得不成人形，後來我們救了他，又聽他說了奇怪的歷史。」

瞎子聽到這話，非常詫異。啞子立即伸過手去，用指頭在掌心上亂畫。瞎子點着頭對克蘭省說：

「朋友，我請問你這客人叫什麼名字？因為我們當初是三個人的，後來一個人失蹤了，也許那人就是我們的朋友。」

克蘭省說：

「這事的始末，我不十分清楚，因為我到這裏來，還沒有一個月時間，不過這件事曾聽到過去的隊長告訴我。據說這人身材高大，由北平經過雲南，輾轉到這地方來。……

他沒有說完，瞎子搶嘴說：

「確知他是雲南來的嗎？」

克蘭省說：

「這不過是那人自己說的話。他說他由北平經過藏河，中途給僕人殺死，就沒有問國的川資，後又受蠻土人的虐待。」

瞎子又急急的問：

「他叫什麼名字？」

克蘭省略一沉思說：

「我好像聽他們說叫查利白春。」

瞎子想了好久，又問：

「你可知道他身邊帶着寶石沒有？」

克蘭省立刻回答：

「沒有，沒有，他連半個小錢也沒有那裏有什麼寶石呢。」

瞎子一聽這話，呆呆的嘆了一口氣，又倒臥在溪石上。旁邊的啞子似很傷心的望着他。這時藏[illegible]的溪水聲又傳入他們的耳朵，他們三人全給靜寂呆住不動了。

半小時以後，[illegible]來了幾個人，把瞎子抬着。啞子跟在瞎子身邊走着，不時望望瞎子的面色，怕他會出什麼意外似的。

克蘭省在瞎子的近處踏了一隻牀，不時用漿給他洗脚敷藥，又問他們的名字。

瞎子說：

「我叫花特，我的朋友叫可特。」

他們在營堡中住了幾天，身體漸漸地回復了健康。

他們將離開營堡的那天，瞎子對克蘭省感激的說：

「我們萍水相逢，承蒙你的厚待，我們非常感激你。倘若我們有了好的日子，必定來酬謝你。你是一個俠義的人，一定肯幫助我們到底的；我現在請求你，請你給我們一封介紹信。我想我們到白碼的地方去，去拜謁隊長可戈萊，探問一下關於查利白吞府事，因爲他和我的朋友很像，倘若他眞是我們的朋友，那我們更感謝你了。」

克蘭省很快的答應了，並且對他們說：

「可戈萊隊長爲人義俠。你們去看他，他一定非常歡迎的。」

他說完，就寫了一封信交給他們。

花特和可特接受了信，好像接受了寶物一樣，快快活活的和克蘭省告別，向白碼進行。

不到二天已到了白碼。他們逕到了可戈萊隊長那裏。

可戈萊很高興的歡迎他們，對於他們的問題一一回答他們。

可戈萊所說的話，和克蘭省告訴他的差不多。花特得不到結果，便問問那人的狀貌，他問可戈萊說：

「隊長，你可曾注意到查利白吞的手腕間，有一個印痕？」

可戈萊深深的回憶了一下說：

「不，我實在沒有注意他們。」

這時，旁邊有一個人，他這樣說：

「我看見的。這印度人約一寸左右，印度人給着一條紅帶象徵國，用紅帶長大則成。」

花時像立刻看見了他們的朋友一樣，快活的說：

「謝謝你，勞你告訴我。這人便是我們的朋友。可時，我們決心去尋訪他。」

他說話的時候，可時伸手在花時的手心中，用指在說話了。

停了一下，花時又說：

「朋友，我們很愛這位朋友。我們這次去，我們穿越大海訪遍地球，我們必須找到他，倘若中途有什麼危險，我們也不怕的。」

可戈萊私看花時的神情。後來說：

「倘若我的話沒有錯，你們一定能尋到他，他也許會給你們活死地的。我問你，你們爲什麼這樣恨他？」

花時說：

「先生怎麼知道我恨他，我又何必恨他呢。可時，我們到底恨他麼？」

那隱子聽了花時的話，搖搖頭，表示不恨那個人。但可戈萊仔細的察看他的面色，似恨於切齒，非得他而甘心。

他們走的時候，可戈萊看他們可憐，便送他們一些用費。

花時和可時到了陸宮埠去尋訪他的朋友尋着的消息。

調查的結果，知道妙納已回到倫敦去了。他們狂失望之餘，更覺氣惱百。花特對哥特宣布的說：

「你記着，我花特必須要到他，直到死為止。其實他以為我們一定給土人殺死了，所以他大膽的回倫敦去，過着華麗的生活。」

花特踏踏脚，像一肚子的冤氣沒有發洩似的。他又說：

「你想，他得了寶物，獨個子逃回倫敦去，使我的眼睛瞎了，你的舌頭斷了。呀，不共戴天的仇，怎麼可以不報呢。」

可特雖然不會這樣的說話，他却時時點頭，似在和花特一起發誓。

他們在隆宮埠住了二天，便坐了汽船向倫敦進發。

在船上，許多乘客看着看見他們的形態，都紛紛的猜說：

「他們一定是做傳道師的人；東方人有的相信教，有的不相信教。」

「自然囉，不相信教的人，非常痛恨白種人，也許把他們活活的虐待。」

花特聽到他們的話，便在躍拜天和衆人演說，並且把教會上的信言，一條條的背誦給大家聽。

後來大家非常欣氣他，並且可憐他們的遭況大家都送他金錢。在一刻鐘之間，他們得到五六百鎊錢，他們很高興的回到倫敦。

[illegible]，花特和可特不能不離開他們，反臨去的時：

「可喜，可賀，我們竟這麼會到倫敦面的打獵。」

這時可特也緊握花特的手，好像說：

「好友，努力呀，努力呀，我們快去探查赫納的行跡。」

這天熱強。這件奇案就在倫敦發現。同時在這裏我介紹一位名探家給讀者●

五

一天，可愛的太陽，已照遍了大地上所有的窗戶。

碧綠的窗簾，藍石色的窗櫺，它笑嘻嘻地對着太陽。

貴族大鎮探坐在窗口的太陽下看報。他隨便的翻了翻報紙，腦海裏忽然起了一陣思潮。他把腦上的報紙推開一邊，憶全神憶起少年時代的家活。他默默的想：

「唉，一個人在世界上，最可貴的，就在每個人的志向。若要成功一件事業，就在志向的專一。倘若沒有堅定的志向，決不能成偉大的事業，反之，成功偉大事業的人，決不會沒有堅定的志向，這句話高雅的理論，不會隨時局的變遷而變動的。不要說其他的例，只要想我自己的過去，就是很自然的例。

我本的時候，我的父親希望我做個名醫，我的母親希望我成功一個道德者，我的叔父加倍愛和顧我到極點，給我過軍人的生活。其實他們對我的一番好意我不是不知道，但那時的我，却抵反他們的苦心，我一心希望自己成一個航海家。以爲天天住在海上，乘風破浪，漫遊四海，這快樂的生活，是如何的合我的心意呢。那時，我父親聽了恨怒着責罵我不肯，無奈偽心終難興，叔父可憐我不懂事，又說我愚蠢，後來用糖糖的方法勸我。但我爲了將

生的奚辱策計，志尚非常堅定。有時竟以無禮的話，使叔父失望。他們對我屢次勸我不聽。父親就對我說：

「孩子，你一點不懂事的孩子，你一定要到海上去，固執自己的意見，我們當然沒有辦法，但你到將來，你一定要後悔的，那時你不要說父親不阻止你。」我聽完父親的話，非常高興。我立刻說：

「我決不後悔。」我說話的時候，絕沒有一些躊躇的神情。

「還下一個多月，我便離開了老家，到利物浦登諾門第郵船去服務。船長叫起毋，他非常能幹，並且和藹可親。

這時我們有三個同伴，我比他們都小。有一個年紀比我大五歲，他在我到的半個月中，偷偷的逃到新西蘭南島，途中遇到風浪，便死在海中，還有一個和我很和睦。

我們的目的地，是舊金山，遙遙數千里，來來往往，我雖然去了沒有多久，但對着沒有趣味，簡陋的思念，時時湧上心頭。尤其那時的水手生活，壓迫很利害。當我第一次回家的時候，父母問起我的生活狀況，我立刻表示我最不能忍耐的意思，我又說：

「父親，你是不是允許我改善，我願聽從你的話了。」

但我父親聽到我的話，笑着說：

「孩子，我的話怎樣？但你現在必須有始有終，不可以胡思亂想。你現在仍回船上去，等到服務的期限滿了，你才可以改業。」

約翰這時，我父還父親在懷我志向不堅決，決不肯允許我的要求，沒有辦法，只得仍回船上去。

這次我的航路是奧大利亞洲，這是個著名的大商埠。這時我已是十九歲的少年了。當我在船上的時候，我悶悶不樂，我決心要逃避這痛苦的生活，所以暗地細細的計劃我的動逃。

一天，船停泊在一個碼頭，我趁這時就逃走了。我把水手的衣服脫去，穿了些新的衣服，冒充紳士商性來，並且和他們住在一起。

自從這時起，我不時改換我的職業。直到後來，我才到牆房裏去服務。這末平凡的過了幾年。後來淡我到一個地方去服務。

這地方盜賊很多，尤其是偷馬、羊、牛一類的畜物，更神出鬼沒，行蹤不定。倘若沒有強的探偵，總不能破壞他們的奸計。但我到那地方以後，時時破獲賊，為人民謀福利。我的上司也非常看重我。於是我決定做這事業，而且以後也不改業。不久，我的聲望漸漸的大了。許多官吏，有了奇案總來和我商量，因為我和普通一班的沒有學問偵探不同的。

有三年光陰在不利司本地方，出了一件兇案，因為兇手手段高妙，所有的偵探，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毫無成績。因此大家都覺得這案件的困難。這時我年青日負，很想去參加試驗，便要來上案，請他們把這件事交給我去辦，結果，竟得到了允許。因為這件案子極奧妙，其他的偵探已束手無策，總我承辦了這案件，怕我萬的成功，大家都妒忌我。可是這對我

的就敗，還有極大的關係。我還記得這件案子是這樣的：

「有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人，他沒有親戚朋友，祇是獨個子住在離城不遠的別墅裏。被殺的那天，郊外沒有一個行人，在他的隣也沒有聽到呼救聲。到第二天，才看見他死在房子裏，胸部給刺刀刺穿了。被殺的時候，大約還在吃晚餐。看看他桌上的碗筷祇有一雙，這情形看去，死的老人並沒有看見兇手。否則碗筷必定有二雙了。至於他的衣箱，也沒有人移動。

並且在死者的身上，還有錢剩下。這可以決定兇手不是貪財謀命的人。後來看見錢匙掛在門後，猶虞兇手是後門進去的，當時大還有一種小事，是其他的偵探所不注意的，就是死者在給兇手從後面刺進去的，把椅子故意改動了一下。我細細的研究，看見椅子的側面，有一個大概似的血痕。我看見以後非常歡喜，因爲我平時對驗血的功夫，很有一段時間了，一看就知道血的時間的長短，所以這血便不是活血。於是我就試驗這血怎樣到椅子上的原因。後來果然不出我的意外，這是兇手的血痕。我又覺得兇手既不是貪財，必定是復仇，那麼仇人經不是當地的人，還是外客，倘若我不立刻去盤捕，倘雖逃遠，就不易着手了。於是我立刻到各醫院去查問，可有手傷的人來求治，但結果是一無所得，我又到輪船，旅館去訊問，也沒有結果，這時我頹頭的情形，就不可形容。但是，我仍不給失望而灰心，雖然上峯也勸我知必徒勞無功，我却仍隱續進行。後來我細心一想，知道死者是給劍所刺傷，我想我們本地人，有這種習慣，兇手必定是重大刑人。我計劃這案件進的步驟，忽然想起來死者有一個親戚，他去和我有一面之交，他還曾告訴我關於死者的惡劣習慣。

我走到一間平房的面前，立刻有一個老婦人出來迎接我，大家寒暄了幾句，我就問她關於死者的前後。後來老婦人說，死者曾到各國去過，青年時是個水手，他還說世界上所有的著名海港，他都到過了，他又到每年春天說起意大利的故事。我聽到這裏就望走了，老婦人還說，五月三日，死者曾接到一封意大利的信，死者一看見那封信，便暈過去了。誰知道呢？到了六月十九日，這件慘案便發生了。當時警察問我，因爲我年紀老了，一時記不起來，就沒有告訴他們。我聽到這裏，重謝了老婦人就走了。

因爲老婦人的話很合我的理想。我立刻到王家郵船公司去對六月十九日的旅客姓名錄。一個個的看過去，意大利的旅客却有十多個，不過全數是應艙的，只有一個叫時的芬拿加南那坡羅司人。我想，一個人能跑得這許多路來殺伐人，必定是有錢的人。因此，我問問訊室的人是不是認識這人，他們回答說今天晚上還要來買船票，預備回意大利去，他現在住在大洲客棧。我聽完連連的感謝了他一陣，便到大洲客棧來，沒有路遇去，主人便和我招呼，因爲主人已知道我是偵探了。我略略做個手式，引主人到一間小房裏去。問他的客棧中，可有這麼一個人，他回答得明明白白，我又要求他領我去看看，他也答應了。那時那個意大利人正坐在櫃中進食。他還抬頭望望我，自然他不認識我是偵探。我詳細的看了一會，因爲我一個人不容易捕他，我立即召集了警察，到大洲客棧裏來。不料跨進門，主人告訴我，他已上船去了，好在船還沒有開，我們立刻奔到碼頭，到了船上找茶役說，他上岸去買東西了。我在船上等了兩個多鐘頭，當汽笛吹了三次以後，那意大利人才上船來。我輕輕的走到他身邊

，拿出拘票給他看，並背定的叫他名字。這時他神色略變。他說他欽佩我的探術高妙，他還說他是意大利的有名紳士，現在給我們拘捕了，他再沒有面目回去，說時摸出手槍，向自己的腦袋打去，立刻倒下死了。」

這是我第一次大案件，這時我心裏的歡忱，眞沒有話可以譬喻。後來我又到美普痕地方去，加入了偵探隊的工作，接連破獲了許多奇奇怪怪的案件，可惜英國的奇案中，仍不能使我滿意。所以到了冬天，就坐輪船回利物浦去。因爲我離開家庭已十五年了，這時我已三十四歲了。到了家裏，父母已死了，只看見一堆荒土和幾株白楊。

我看了這境況，悲傷的說：

「我年已三十又四，孤獨在這地方，什麼意思呢，大丈夫應自立有爲，在倫敦我不是一個有名的英雄，不論老少男女都欽佩我，那我更應奮發有爲。」

第二天，我立刻動身到倫敦，自己設立一個辦公室，又登了廣告。仍做偵探工作。第一件就是寶藏的失竊案。第二件是俄羅斯公爵的大騙案。這二件案子，我費了二個月的時間，從此以後。我的名字，更無人不知，我也立志以這工作，做我終生的職業。接着又着手經理一件奇案，略述在下面。

費勿士想到這裏，微微的一笑，看看他的樣子，是那麼得意，他隨手燃了一支雪茄，慢慢的吸着。

六

倫敦地方，發生一件驚人的失竊案。但盜賊手段高妙，發案許多日子，沒有人探出盜賊的所在。後來這銀行的經理就請費勿士辦理這件事。並請費勿士到他私宅去。

一天早上，費勿士盥理衣服以後，就到銀行經理華德的家裏去。

到華德去，他還沒有走進門口，華德已在門口迎接他了，而且用最尊敬的禮儀招待他，並對他說：

「我們現在困難的境地，沒有你的智慧，不能解決這件事，請你不要推却。」

費勿士看他這樣厚待，也不便推却，就答應了。華德又把案情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他。當華德說話的時候，費勿士時時點頭，似對於這案件已有了把握。

不到十天功夫，就探着盜徒的所在，是在倫敦郊外，立刻拿許多盜首被拘。

在開審的那天，費勿士把探察的經過，滔滔的陳述。這時旁聽的有幾萬人，沒有一個人聽得不拍掌，，絕口稱頌的。

這時，在人羣中，有個同坐在一個椅子；一個是四十多歲，身材偉大，面目清秀，然而雙目已瞎了。另一個比較矮小，面容整潔，眼珠時時轉動，一看知道他是個聰敏的人。他

們更法慮費勿士的隱遁。

費勿士因爲好奇的緣故，也時時去看這兩個怪人。

第二天，費勿士還沒有到公堂以前，這兩位怪客，却早在那裏了。

不久，經殿判定，旁聽的人漸漸散去，祇有這兩個怪客跟在人羣後面，走得很慢。

費勿士把一切工作交代清楚以後，也離開公堂出來。他正走到勒格里的轉角，忽然聽到後面有人呼喚的聲音。

費勿士立刻停止了前進，並回過頭去。却看見了那兩位怪客。看見短色少年引導着瞎子，用遠怪的步法，奔近費勿士的身邊來。瞎子並對費勿士說：

「我知道你是名偵探費勿士。」

他說話時，發極奇怪的聲音。這時費勿士給怪事呆住了，因此說：

「是呀，我就費勿士，你是怎麼知道的？你現在叫我，必定有什麼事要商量吧？」

瞎子很感激的說：

「先生肯爲我們費去寶貴的光陰一小時，那我們非常感謝你了。因爲我們有一件重要的事，請你幫助我們，這件事情卻奇怪，若沒有先生的天才能力，是不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是不是能允許我們的要求。」

費勿士聽了說：

「你們若真有重要的事，要求我做，爲什麼不早點說，況且我到這裏來不是一二次了，

爲什麼一定要今天才說嗎。」

賭子又說：

「這是有緣故的。因爲我們既然已久聞大名，但沒有看見你經手過偉大的案件，究竟不知你的底蘊如何。而且我們的問題，又極難着手偵探的，故了這，我們就遲遲不決。今天聽聽先生的宏論，果然是一個極精敏天才的人，這件事非請先生不可了，所以才來聽求你，今幸而承蒙先生的允許，我們更快樂了。」

裴勿士仍談和的說：

「你們不要過分誇獎我，我實不敢當。我沒有明白案情的始末以前不敢滿口答應你們，等你們詳細的告訴我以後，才可以定奪。你們知道我的居住地方麼？」

賭子說：

「我們早打聽到了。先生能允許我們今天晚上來嗎？」

裴勿士停了停說：

「我這幾天爲了那案件的困難，已好幾天沒有一天好好地睡過，今天不能不休息了。倘若你們要察，那麼明天再來吧。但你們要明白，我的光陰是非常寶貴的，不是非常離奇的探案我不隨便接受的。」

賭子快活的說：

「我們的事，不是尋常的案件可以比擬。我常常說案情的奇怪，更沒有的了。我相信你

朋友聽了，一定也喳喳稱怪的。我們雖然布衣瞎眼，卻也不是下流的人。倘若事情成功了，酬報一定從豐，決超過他人。」

倫敦都市，往來的人很多，尤其這兩位奇怪的人，更逗引人家的好奇，不一刻，在他們的四周，圍繞着成千成萬的男女老幼，大家都你擠我擁，似乎要把每個人看得清楚。

費勿士急急的說：

「你們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明天十點鐘，必定在辦公室等待你們，你們應守時間，因爲我事情非常之忙，過時不等待的。」

費勿士喜不自禁，又雙脚亂跳起來。說：

「一定遵守先生的話。我們求見先生已經不容易了，怎麼肯失約。」

他們說完，脫下帽子，恭敬的行過禮，就回去了，圍繞着的人堆，似看不到熱鬧而不快活吧，漸漸的散去了，祇有幾個好事的人，還呆站着，望着漸漸遠去的兩個後影。

費勿士一面走着，一面在想：

「他們聽了我的允許，神色顯得格外的喜悅，可見他們對我的信仰，是十分誠摯，以爲我必定會幫助他們成功的。」

他走着，想着，已回到了辦公室。

天剛亮，費勿士已起牀洗漱了。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列，洗漱完畢，就開始工作。當他走到寫字臺邊，瞧着見有一札信放在那裏，他和往常一樣，一封封的看完，然後立刻一封

寫了復函。

當他寫好第五封信的時候，壁上的時鐘，「噹噹」的敲了十下。這時他的書記員匆匆的進來，有二張名片放在檯上。

一張名叫可特。一張名叫花特。費勿士看了看，似在注意這兩個名字。立刻又在他的腦海裏想到昨天那兩個人。他並沒有對書記員說什麼話，祇匆忙的又復了一封信。

「現在你叫他們進來吧。」

費勿士把寫好的信交給書記員，便這麼吩咐他。

書記員出去不久，便有輕輕的脚步聲走近費勿士的門前。

費勿士還沒有擡頭好檯上的紙筆，那兩個客人已進門來。那個瞎子和昨天全不同了，衣服整潔。他看見費勿士便恭敬有禮。瞎子身邊那個少年，扶着瞎子坐在沙發上，但沒有說話，行禮以後，就坐在瞎子的身邊。

費勿士笑容滿面的說：

「你們來得真好，這時恰巧十點鐘。」

瞎子說：

「我們有重要的事煩勞先生，怎肯費先生的光陰。」

費勿士隨手在檯子上拿了一本日記簿，對兩位生客說：

「請你們把案情告訴我。」

瞎子說：

「先生，我在沒有說以前，先和先生說明，請先生不要把我們的話，當作謊話。因爲我們所說的話，是世界上少有的事實。先生是不知道我和我愛友可怜是新罕倫敦的人。在過去，我們是在中國西南部傳教的，在這幾年中，相信我們的人很多。後來有一個有錢的紳士，他竟入了教，天天和我們在一起。這紳士非常有錢，他家裏的金錢珠寶，可以用斗計算，在他們的國度裏，他可算唯一的富人。但，他常常鬱鬱不樂的，就是沒有兒子，在他往來的朋友中間，也沒有一個他所最親近的人。所以他死去的當兒，願把全部財產送給我們。先生，我們署了這許多財產，自然快樂非常，一生還要担心嗎。但好景不常，意外的事發生了。在有一天的下午，來了一個英國人，他經過這地方，我們因爲他是本國人，所以就請他到我們住的地方來，請他吃喝，請他居住，誰知他的心地和畜生一樣，以恩報仇……」

費勿士聽到這裏，插嘴說：

「我明白了。請你聽着我的推測，是不是和我的理想吻合，我想；你們招待到自己家裏的英國人，他在你們地方住了幾天。探知了你們所藏的寶物室，當你們不在的機會，把全部寶物偷了去。」

瞎子連連點頭，表示他的話非常正確，後來他又接下去說：

「是呀，我們失了寶物已灰心了，誰知竟不單行呢。當我們失寶沒有幾天，忽然來了個紳士的親戚，要我們交還所有的財產。但，那裏去找寶物呢。這時，我們憑着三寸肉舌和

他說明，可也沒有用了。何況東方人仇恨外人非常厲害。這跑英國政府還沒有保護僑民的權力，所以我們有了奪財吞沒的罪名，定要置我們於死地……」

瞎子說到這裏，全身顫抖，嗚咽要着說不下去。

我勿士這回說：

「後來怎麼結果呢？」

瞎子強強定了定神說：

「我們再三懇求他們，說找回那個英國人，來抵我們的冤枉。其實我們也曉得那英國人逃往另一塊地方去，要找回來是難事了，因此，我們得不到允許……」

瞎子又伸着不說了，他指指自己的眼睛，又瞎指指空間，大概指指他朋友的嘴巴。

我勿士似同情他們不幸的境遇，不時點點頭，用慈愛的眼光瞧着他們說：

「你們和東方人說明沒有用，他們又不允許你們的請求，便把你的眼睛挖去？把你朋友的舌頭割去！」

「對呀，對呀。」瞎子慢慢的說：

「可憐我們從那時起，在地球上就感覺沒有趣味。我友從此不會說一句話了。」

我勿士又說：

「這件事與是奇怪，但你們要我幫助有什麼用呢。難道我能把你的眼睛醫好，你朋友的舌頭復原嗎？」

「那茂正色說：

「不，不。我們的要求，是請先生偵查這位偷竊寶物的大盜。他既偷去寶物，又害我們的終生。先生你們一定知道我們的仇恨的深刻。他這沒良心的人，卻享受着幸福的生活。所以我們非尋到這賊人。先生一定能允許我們的請求。倘若能捕獲這人，我們一定重重的謝先生。我們絕不是吝嗇的人。」

費勿士運燒了一下，然後慢吞吞地說：

「這事沒頭沒腦，叫我怎麼下手呢，要知道他現在什麼地方才好。地球上面積很大，況且他又有錢，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就算我允許了你們，卻也沒有用。你們能知道他的所在嗎？」

瞎子說：

「我們因爲不知道他逃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請先生幫助我們。我們到倫敦以後，就聽到了先生的大名。昨天又看見先生破了奇案，這件事非勞先生不可了。請先生可憐瞎子啞子的凄慘，允許我們吧。」

費勿士說：

「我不是吝嗇允許你們的請求，實在是無從着手。」

瞎子又懇求的說：

「沒不要緊。我想先生的才能，賊若逃到天涯地角，先生也能探知賊的蹤跡。況這沒良心

的人，天也不允許他逍遙法外。」

費勿士好久不說話，似在深思什麼。半晌以後說：

「你知道那人偷了寶物以後，是從那一方向去的？」

瞎子說：

「聽人家說，那人自中國雲南走緬甸，經過門特雷，到隆宮埠直到倫敦。」

費勿士聽了倫敦二字，似少喜悅。說：

「他到倫敦在什麼時候？」

瞎子說：

「聽說是五月念三號。」

費勿士一聽這話，愉快異常，立刻記到日記簿上，又對瞎子說：

「現在我問你，你所失去的寶物，值多少？」

瞎子說：

「實在的數目我也沒有計算過，不知道多少價值，不過我的友人可特知道得很清楚。」

他說完，可特的手又伸到花特手心，輕輕的劃了劃。然後說：

「我的朋友說，大寶石共九十三粒，每粒都能閃閃的發光，每粒的售價，至少在一千萬元處，千萬百金鎊。」

費勿士一聽這數目，吃驚得吐出舌頭。他想：

「也許他們過慮捉高價錢，可以使我注意這樣件的重要吧。否則，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報酬呢。因此他對瑪子說：

「請你原諒。我以為你朋友的話，不十分可靠，現在請你實在的告訴我。」

瑪子說：

「請你不要懷疑，其實我們的估計，也許還不足哩。否則，我們不是有錢的富翁，怎有能聘重請你，怪請教你可以知道我的話可靠了。現在我受了這樣罰，負擔生的歹，先生難道不肯幫助我們嗎？當然囉，先生若真的不允許，我們也沒有辦法。」

他說着，兩行熱淚，既滾過下臉頰，發勿士看看這悽慘的景況，低下頭，似不忍再看下去。徐徐說：

「這樣罷，總不能幫助你們，我還不能決定，讓我行細考慮一下。」

發勿士默默地走向寫字檯前，沉靜的坐着不說話。

瑪子又說：

「先生在什麼時候可以決定？」

發勿士以悲哀的口吻說：

「這件事的奇異，我不敢立刻決定。因為這賊兒在倫敦，在美洲，或在地球海島，他們的蹤跡沒有一定，而我們要偵探他，費用很大，效果却模糊，你以為我的話對不對？」

瑪子立刻回答：

「這話自然不錯。現在我們給先生的元寶，以備償還給先生的元寶，什麼事都安心了。要是這大批的寶物收回來了，以極少的一部份送給先生，先生一生的日子，也可以不成問題了。無論這賊兒怎麼揮霍，決不會用完的。我們一面是爲了復仇，一面也是爲了寶物。」

費勿士點點頭。說：

「這話自然很對，但我不能做這件沒有根據的事。現在我告訴你們，明天我才可以決定。我對於你們的話，也要細細的考慮一下。」

賊子又苦苦的懇求說：

「先生爲什麼竟這末嚴詞的拒絕我們呢。我在沒有開口以前，曾聲明這件怪事，要請你幫助我們。昨天我們在庭上就認先生爲我們的救星了。現在你這樣推諉，叫我們如何的傷心失望呢。」

遂將，費勿士不若頭的站起來，獨自走了個圈子。說：

「我並沒有推諉，不過我說我不能決定罷了。請你們明天下午四點半鐘再來，我才能回答你們的請求。」

賊子快活的大笑起來。他對他朋友說：

「他許明天他一定能允許我們。」

說着賊子在前面，賊子挽着前面人的手，走出門外去。

當他們跨出門口的時候，費勿士在後面說：

「你們所要拘捕的人，他知道你們回倫敦沒有？」

他倆搖搖頭。後來瞎子說：

「他決不會知道的，因爲他以爲我們一定是死了，決不會活着回來。」

說完便走出門去。

費勿士送走他們以後，燃了一支雪茄，深深的埋在思慮之中。他想：

「這兩個人，東方受了殘廢，到倫敦來尋我債探，竟有這末的奇遇。暗，這無邊無際的案情，叫我從何處下手。」

費勿士想了又想，總覺得這件事很難辦理。他倆走後，直到晚餐，他都爲這難事而默不作聲。

七

第二天早上，費勿士坐在辦公室裏，等待他的手下探員來報告昨天的工作狀況，等了許久，忽然看門的跑進來說：

「門外有一個少女，要來求見先生，看她的神情，十分緊切，並且說只要幾分鐘的時間，你是不是答應她。」

這時壁上的時鐘敲了九下，費勿士說：

「會客的時間還早。你先出去問問她的姓名。和她的來意。」

看門的出去不一會，又進來對費勿士說：

「那少女說自己姓花特。我問她來意，她一定不肯說，非當面告訴你不可。」

費勿士想：

「花特是昨天來的賭子。這女子一定是他的家人了。她有什麼事要來看我呢？」他回頭去看了看鐘又說：

「也好，現在還沒有到會客的時間，讓她來說明一下來意，然後我可以去會客。」

他想定，就吩咐看門人。不半分鐘，那女郎已走進費勿士的門口。

這女郎大約二十歲左右，姿態的美麗是倫敦少有的，不論誰看見了，都會以爲神仙下凡，稱爲代佳人。

這時費勿士立刻站起來，把自己的椅子讓她坐；並且說：

「花蒂姑娘，你今天大駕，實在出於意外。你有什麼見教。」

花特姑娘大方的寒暄了幾句說：

「先生，我實在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因爲我叔父的事……」

忽然說到這裏停止不說下去，似含着悲傷心的酸淚。

費勿士接着說：

「喏，昨天的賭子是你的叔父嗎？」

女郎說：

「是呀，他是我父親的同胞兄弟。我從前時時聽父親說起，他的爲人直爽俠義。他直到瞎了眼睛回來，我才第一次看見。你先生一定也爲這樣可慘的事，是世界上少有的。」

費勿士說：

「這件慘事，昨天尊叔到這裏來，已大概和我說過了。但花特先生還能生還，不能不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馬補稱快活說：

「你已聽得赫納陵人的行爲吧？」

費勿士說：

「你叔父已說過了。昨天所以到我的地方來，就是爲了這件事，要請我偵探。」

女郎急急的問：

「你已答應他們嗎？」

費勿士臉頰一紅，似很難回答的樣子。後來他說：

「現在還沒有決定。我爲了這件事，想了一天了。因爲我昨天告訴你叔父，說今天給他們回信。」

女郎又說：

「他們所愛的痛苦，簡直不能用言語可以形容，也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所能想象。不過我所知道的比較詳細。因此我更可憐他們。現在除先生以外，沒有第二人可能幫助他們，希望先生能允許他們。我今天來，也是爲了這事件。我們雖不十分富有，却也不窮，倘若這事成功，我一定重報先生的恩德。」

費勿士一面聽女郎說話，一面細細的注意她的姿態。他說：

「花特姑娘，我看見的人也很多了，但從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的人。況且你仁慈的心腸，更使我佩服。對於這件事，本來恩拒絕了，現在看見姑娘都有這麼像義，我男子漢大丈夫怎可以推辭呢。好的。以後我盡力爲花特姑娘效勞，必定到成功爲止。」

花特姑娘知費勿士先生答應了，心內的喜悅和臉上的紅紫調和得非常均勻。她嬌聲的

說：

「先生能幫助我們，事情必定能成功的。這一點我早已仰先生的。我對於這件事非常關心，昨天聽叔父說先生沒有決定，現在到這裏來，想請先生答應，現在先生竟能允許，我的心也安定了。」

費勿士這時情不自禁，目不轉眼的盯着女郎看。他說：

「這全是你的力量，倘若我能拘捕到賊黨，一定交給你叔父，你叔父也會感到你的力量。」

花特姑娘更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停了半晌說：

「你錯了。你用這言語說，使我很難受。他是我的叔父，我爲他走一趟，怎麼可以算是出力。不過，先生誠情，我非常感激你。」

花特姑娘說完，便和費勿士告別。

費勿士呆望着她的倩影漸漸遠去，「噹噹」的鐘聲，驚醒了他原有的狀態。他回進門的時候，私笑了笑說：

「我眞太輕浮了，現在爲一個女子的美，我竟答應了這渺茫的案件。」

正在糊思亂想的當兒，他的探員六孔氏忽的推進門來。把探來的消息告訴費勿士，說完以後，就走了。

費勿士不知受了什麼魔力，癡呆坐着左思右想，足足有三四小時的樣子，他正預備站起

來到屋內的散散步，忽然有二個客人走進門來。一個是花特。一個是可特。

他們對費勿士行了禮以後，就問他對昨天的事，是不是已答應了。當費勿士說明已答應的話，花特又若病復發——手舞足蹈，如瘋漢一般。

因此，費勿士莊嚴的說：

「你們昨天允許五百元的預備費。以偵探為納的用度，再等這件事成功以後，還要給我五百元，你們以為如何？」

花特說：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這許預備費還不夠呢。因為這人狡滑非常，倘若給他知道，他必逃之夭夭，那一時還不容易找到他了。」

費勿士說：

「我這許多年的偵探生活，碰到各種不同的案件，雖然兇手或主犯人狡滑，但遇到我，卻無處逃，結果仍逃不出我的掌心，受法律的處罰。」

花特諂媚的說：

「先生能這麼做，我們真感謝你了，我們所日夜盼望的也是希望如此。不過先生到了什麼時候，才可以把好消息告訴我們？」

費勿士說：

「這事當然急快急好。因為賊人倘若還在倫敦，當他沒有走以前拘捕，自然比較便利，

要是遲了，這事就不容易辦了。現在你們把面孔的形狀告訴我。」

花特說：

「費勿士身材很長，而且非常瘦。頭髮黃色，鬍鬚短少，很少笑容，年紀大約三十七八歲。」

費勿士聽得不耐煩的說：

「你們可以照他照相。」

他們二人不約而同的搖搖頭。費勿士又接下去問：

「你們昨天所說，盒裡有九十三粒，這中間分幾種顏色？形狀怎樣？你們還能回憶起來嗎？詳細的告訴我。」

可特和花特又手忙了一會。花特說：

「紅玉計四十三粒，藍玉四十五粒，還有其他的顏色五粒。他的重量自十到八十錢的樣子。」

費勿士面帶疑惑的神色。說：

「這粒是不是知道他的價值？」

花特說：

「我們在東方地方住得最久了，對於這些寶物的價值，一看就知道了。」

費勿士又說：

照你們的說法，他今晚[illegible]去上[illegible]學教？」

這時可特假在這裏說，他的上帝[illegible]矣：後又伸手在花特的手心。片刻，花特對費勿士說：

「這次的推測，他一定待[illegible]倫敦。不過，我們明倫敦以後也會到[illegible]去的看過，却一點結果也沒有，我[illegible]自己[illegible]。」

費勿士說：

「他或者已[illegible]各[illegible]也說不定。像你們所說一樣，[illegible]，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illegible]便容易發現。部[illegible]知道他的想法[illegible]？」

花特想了幾分鐘說：

「[illegible]有一[illegible]，和他很熟[illegible]。他住在郵[illegible]，但[illegible]沒有遇[illegible]以前，他已死了。」

談到這裏，大家都不說話，尤其是費勿士。他像很注意的思索。

五分鐘以後，費勿士說：

「[illegible]倫敦的時候，用真名字，還是用假名字？」

花特說：

「他從沒有用真名字，他每次都用查利白朵的假名字。」

花特又把怎樣查着他假名的事，費勿士說了一遍。

費勿士似不愛聽他們嚕囌的說話。便說：

「我現在已明白了。但你們住在什麼地方？把通信處告訴我。」

「我們之畢色司村。我的家兄死了以後，稍稍有一點遺產，並留下一個女兒。我們住地方風景很好，可惜我回去的時候，變目已失明了。我友雖有三隻眼睛，却沒有三寸的舌頭，不能和我談話了。」

他說着，後連嘆了幾口氣。後來忽然對費勿士說：

「先生，我以為這件事一定能成功的。今天承蒙你的允許，我非常感謝你。」

這時費勿士也記起了什麼事說：

「你的姪女今天到了倫敦，你是不是知道的。」

花時驚愕的說：

「不，不知道。她並沒有告訴我們。我知道她的心裏，很希望這件事成功。她的心裏也和我們差不多。先生今天看見了她，更可以知道我的話是可靠了。」

他又說她是一個怎樣聰慧的女子。說完，便在衣袋裏摸出一個封袋，說：

「這是五百元的預備費，請你收了；到將來倘若還需要的時候，再通知我們，我們立刻送過來。」

他們走的時候，費勿士送到門外，和他們握手為禮。

一天早上，費勿士剛起身，忽然他接到歐洲去的值探回來了。並且告訴費勿士，他所要

偵探的人已經到了。於是費勿士問他說：

「二年前，俄國聖彼得堡寶店主人被殺，你是不是證識？」

那偵探立刻說：

「我想起來了，就是那個美鬚而右眼有一個疤痕的老人。」

費勿士高興的說：

「對了，我現在派你到聖彼得去，你去調查一下在這個月以內，有沒有人到他店裏去買，請你努力，你的盤水，我立刻付給你，趕快坐火車去。」

這人很感激的拿了錢，匆匆的去了。

這人出去不久，忽然費勿士的書記又進門來，並且有一張名片放在桌上。

「皮塞愛華德。」這名姓映入費勿士的眼裏。並且在名片的角上費勿士看見有兩項小字

「阿莫大悲搭時省生大克利閣發公司總辦。」

不一會，書記員領着那人進來。神色莊嚴，態度大方，他進門以後，就脫下帽子放在茶几上。同時表示出他非常敬慕費勿士的樣子。他謙和的說：

「費勿士先生，我的名片已給先生看過了。你一定能知道廢務的情況的，以後請你多多指教。」

費勿士也客氣的說：

「我雖然不十分知道廢務的情形，但這項工作，我也曾研究過。可惜我的事務非常忙碌

，就沒有心思與其他的事。你今天到這裏來，除礦務以外，還有其他的事嗎？」

皮萊說：

「先生，我有一件極重要的事，要想請先生幫忙。現在我把這事的始末告訴你，不過請你要守秘密的。在這談論，是不是方便？」

費勞士立刻說：

「沒有關係，我的辦公室是英國倫敦地方最秘密的所在。況且他人不得我的允許，是絕對不可進來的。你的談話，極不會給人家聽到。」

皮萊喜悅的說：

「那好極了。先生知道我們公司中的富有嗎？我們公司裏的資本雄厚，是人人都知道的。倘若有思想敏銳的人做經理，那麼，礦務的發達，可以敵全地球的礦務領袖。因此，我對於這件事非常注意。但自從開辦到現在，總聘請不到一個好經理，我常常為了這事而不快活。不過，我仍決心要把這事辦好。

現在我們公司中有一個最適當的人，位在任職的第年間，就和經紀一班下流商人為伍，常常使我公司中的利益，因此公司中的損失不可以計算，而經紀一天天富貴起來。於是我們再三的考究，但沒有一個適當的。」

費勞士說：

「[illegible]」

皮萊點點頭說：

「對呀，先生倘若能為許我，我已和公司中商量過了，將來必定重謝先生。不過還有事要請先生趕快進行，若遲了恐有什麼難更。先生能否立刻允許我，如果可以的話，請你和我去走一趟。」

費勿士略一停頓，然後說：

「你的好意我很感謝你，不過我不能允許你辦這件事。」

皮萊縐縐眉頭，很不快活的說：

「先生為什麼緣故，是不是客氣呢。雖然這件事很難下手，然而我們必定重謝你，決不負你的熱心。」

費勿士連連搖頭。他說：

「不，不是客氣，我不是不肯答應你，實在有我的苦衷。昨天我剛才允許人家承辦一件案子，這件事也許要幾個月，幾年都沒有一定。」

皮萊又說：

「先生為什麼能答應人家，而不允許我呢？」

費勿士以抱歉的神情望着皮萊。他說：

「昨天下午我已允許了他們。實在對不起先生了。」

皮萊聽他這話，嘆了口氣說：

一唉，眞可惜。我本來預備昨天來的，後來因爲其他事務的阻礙，才今天來，誰知道捷足先登。先生，那麼請你抽出萬分之一的時間，和我去走一趟如何。」

費勿士堅決的說：

「不能了，因爲我昨天允許他人，當然應先爲他人工作。雖然你只要我去走一趟，却於事無益。」

皮萊仍懇懇不停，再三說：

「先生能親自和我走一趟，我謝你二萬磅。」

他說話的時候，非常誠懇懇切。兩眼望着費勿士的嘴。似乎他的嘴巴一動，這件事就能辦妥的樣子。

費勿士堅決回答：

「你的話果然不差。但貴公司既有這些重價，不妨請他人去辦理的好，我決不能做食言的事。否則等我把這麼辦妥以後，再爲貴公司效勞。今天請原諒吧。」

皮萊仍請費勿士考慮一下，明天或後天答復他，可是費勿士表示十分堅決，對於皮萊的問句也不回答。

皮萊知道已沒有希望了，於是拿了帽子站起來。當他要走的時候，還時時去看費勿士的臉面，像有什麼話要說，又像戀戀不捨的樣子，但費勿士連頭也不回的坐到寫字檯前去了。皮萊悵望的才走了。

費勿士等皮萊走了以後，寫了幾封報信，又吩咐書記所做的工作，然後便匆匆的到輪船公司去了。

但是調查的結果，使費勿士並不滿意。因爲那幾輪船已修理了三四次，並且對查理白春的名字也生疏得不瞭得。不過費勿士一些不灰心，因爲他知道不論什麼事，都先難而後容易的。

他離開輪船公司以後，便到河屯玩執柄巴和白論賽兩人所開的大寶石店來查訪。因爲勿士和他倆的關係很深。所以費勿士每次去，他們必定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他。

費勿士走進他們的門口，他的朋友已出來握手歡迎了。費勿士和他們寒暄了一陣，就坐下去告訴他們有一件事要和他們商量。他的朋友熱誠的說：

「難道又有盜竊寶石的案件嗎？」

費勿士答說：

「是呀，我恐怕賊人把寶石賣到你們的店裏來，所以先來調查一下，以便探得賊人的蹤跡。現在你們店裏，可曾買進沒有磨過的寶石？」

白論赫說：

「我們做的買賣很多，不知你所說的是怎樣形狀的？」

費勿士就把可特說過的顏色重量，數目詳細的說了一遍。

白論赫和他的朋友想了半天。白論赫忽然說：

「大概是這個人吧？這件事却很有趣味的。在前個月十六號的早上，有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到我們店裏來，他說接近在這東西買一個寶石罷。他帶同來許多。他說着，便在衣袋裏拿出十粒來給我們看，五粒是紅的，五粒是藍的，每粒有十幾錢重，光澤耀眼，眞是稀世之寶啊！」

費勿士急急的又問：

「你們都買了嗎？」

他的友人滿意的笑着，又說：

「我們當然全數買了。不過他也知道這寶石的價錢，我們雖買了，却也還不到多少利益。你可要看看這寶石？」

他說着。身邊掏出一把鑰匙，打開保險箱，從裡面把寶石放在桌上。自論着拿一粒寶石給費勿士說：

「朋友，你識這些東西嗎？這十粒寶石，就是藏在莫臺的皇冠上了。這些寶石衛者的好好的彫刻，眞是無價之寶。」

費勿士放在手掌上細看了幾遍。又問：

「你聽得這個紳士在倫敦買出了多少？」

就將把寶石放入保險箱後說：

「那人記十粒比較小的賣給亨德生洋行，又三粒賣給某一公館，它的大小和我們差不多

。其他的我們可不知道了。」

費勿士翻開日記簿給他們看看，執柯巴和白瑪斯都呆住了。

「大富翁，眞是大富翁。」

牟天以後，白瑪斯才道來說。

後來費勿士又問那紳士的體度相貌。還他們說：

「身材瘦長，皮膚不十分白，鼻尖稍稍曲折，一雙眼睛和顏色，和普通人不同。」

費勿士一面記在日記簿上，一面又問：

「這人有鬚嗎？他叫什麼名字？」

德鋪互相對視了一會，然後說：

「這人稍稍有些短鬚。至於他的名子，我們却不知道。因爲我們問他幾次，他都沒有回答，後來我們問他的什麼緣故，他就恨倘著說出了，他們探得了寶物洞，就覺他不利了。」

費勿士又說：

「你們難道一點都不知道他是從來的東西，或傳說他。」

白瑪斯將要答說，但執柯巴已接下去說：

「我們所以沒有去懷疑他，有三個原因：（一）寶石沒有磨刻過，確是寶洞裏來的。（二）這幾天來，我們絕對沒有看見報上有盜竊的新聞。（三）這些稀世之寶，大家一定要疑猜，是不會輕易放棄去的，不過，我們看他的面色，神情，却似從從容容的。」

「你們都是不必怕的，所以西王罪惡大德及太皇陛下，現在被殺死太皇陛下，我們還是要定罪的時候，以前所有的官吏都是幫手的。」

他們接受一邊發動士兵的，面上表現出相信的神色。他們說：

「對！我們今天才知道發動的原因。你們說到有罪類帶人，那還是好事，不過我們……」

發動士不等他們完，他說：

「沒有關係的。我們知道了就算了。」

發動士說完，接連珠寶店。他們上存紙的問話，他們告訴他的話。因爲珠寶店所說的狀況和非時他們所說的話不相合。」

人

能得知道，人總為數不多。但人在世界所做的事，好的果然不少，但壞的却也很多。人心裏藏着秘密，世界上的人除了自己外，不論不論什麼人有時也會天良發現。現在費勿士所物色的對象，其實太已遠，他的人數雖，他的身份必早已死了。他以為從他親的友人總沒有生還的時候，自己便到墓場。在他的心頭上，忽有知道費勿士存的感覺。

費勿士在墓場的方法後，因為時間已不早了，他在墓場徘徊了。

當三天早上，費勿士到公墓裏，空空的沒有一個人。他的書記員雖在九時以後來看他，却沒有看見他的影蹤。

墓上的太陽，靜靜的躺在偏僻郊外。費勿士也沒有心來賞玩這自然的美景。他匆匆忙忙的直向那邊走去。

在荒僻的墳場堆裏，費勿士東張西望的找尋着，是是有半小時的時間，費勿士發現一堆土塚，四周開滿花圈環着，一陣陣的香氣，傳播在空間。距土塚不到半英尺的地方，有一塊石碑，上面寫：

「愛麗女士，×年×月逝世。」

費勿士讀繼的看了一會。發現這塊石碑是新的，而且所有的花草樹木也是新種的。費勿士看完以後，就看到守墳墓的人家去。

兩間矮小的平房，陽光金色墳墓種着的樹木遮住了。門半開着，費勿士走了進去。

一個年紀五十左右的老人，以驚奇的眼光望着費勿士。費勿士用和氣的口吻：

「這位女士的石碑，怎麼換了新的？」

那老人說：

「是呀，這石碑換去還沒有幾天哩！」

費勿士說：

「知道嗎？來種樹換石碑的什麼人呢？」

那老人漠漠的說：

「這是一位紳士囉，在一星期前吧。他叫我修理墳墓的錢，可以給我過幾年生活哩。」

費勿士又說：

「這墳墓大概是那紳士的近親吧？」

那老人點頭說：

「聽說是死者的弟弟。先生，你沒有看見那紳士囉，看見了他，你才知道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他來的時候，極慈愛的看着這墳墓，他還說剛由外國回來，不久還要到外國去，我看他的樣子，似乎戀戀不舍的模樣。」

費勿士眼看快活的神情說：

「你知道那紳士的住宅嗎？」

那老人搖搖頭。

費勿士雖沒有偵探着什麼，但他的心裏覺得舒服了些。他知道赫納在最近八九天以內仍留在倫敦。雖然他能東竄西躲，可是比遠走他鄉總容易得多了。

費勿士回到辦公室，立刻寫一封信給花特，這時天色已黑了。

晚餐以後，費勿士因爲沒有事做，距睡的時間還長，而且這晚的月亮格外明亮。他便到大街上去散步。他轉彎抹角的走了幾條街，預備回來了，轉過身來，看見有人在追蹤他。當他走到議院門外面，跟蹤的人更追近了。費勿士急能生智，他立刻用迅速的步伐，走到白克雷街，看見一條小小的弄堂，他便躲了進去。這時後面追趕的兩個人，也氣喘喘的奔到白克雷街，他們因爲沒有看見費勿士的背影，以爲他往前走了，所以用飛一般的速度，往前奔去，在小弄堂裏費勿士私笑着他們的愚蠢，看他們走遠了以後，便照原路回去。但他想：

「我接辦了花特和可特的案件以後，實在不明白他人爲什麼要恨我，竟想謀害我。」

到了第二天，費勿士仍繼續他的偵查工作。所有的珠寶商店，他都查過了。後來得到一個消息，說赫納在二十四小時以前，曾到一家珠寶店去。因爲有二個商人想買他的寶石，所以約定海爾在雷甘街吃晚餐。並在晚餐後看戲。但每個商人對於赫納的住址都不知道。費勿士私計說：

「他既以爲他的朋友法有生還的希望，他回倫敦以後，爲什麼不買一座住宅，用一班狠如虎的僕人，請保着他孫親的回來，豈可相反，就不敢自由的行動，這是有麼緣故啊？」

這天晚上，費勿士仍出去散步，知道昨天跟着的陌生人，今天一定也等候在馬路上，非達到他們的目的不可。費勿士爲安全計，就請他的友人一起去。況且唯六孫是他唯一的保生，向以勇敢聞名的。費勿士盼咐他在八點鐘的時候，在馬路上等着。

這時，費勿士緩緩的走着，唯六孫跟在他後面。他們到了司威爾街和出電花知街，又由科司別到甘街。這裏行人車馬，非常熱鬧。費勿士一面走，一面注意後面的人。不一會，果然昨天的兩個人已在費勿士身後了。他們跟踪的法子比昨天還步了許多。果然他們沒有料到唯六孫追隨在他們的身後。這時費勿士，每一步都非常小心，他相信他做了幾年偵探工作，被獲了許多案件，好人一定不少。他便走到一條街上。

這時月光時明時滅，滿天烏雲。在五尺以外，還能看見人的行動。

這當兒，忽然來了二個人，走近費勿士身邊。跟在後面的唯六孫，知道事情急了，立刻奔近費勿士的身前。費勿士看見他來了，就大聲的對那人說：

「滾，狂惡的狗子。你們想做什麼事？你們竟敢跟我走嗎。好在我的後都有我備。」

費勿士回過頭對唯六孫說：

「快把他們捉住，不要給他們逃了。」

但跟踪的兩個說！

「喂，快走過去。」

「你為敢說這種話呢？快結果他的生命。」

他們的話一裝者說完，費勿士立刻拿出手槍，對準那人說：

「喂，你未見沒有？倘敢妄圖逃脫打死人是規禁的，但它却對你們有用。倘若你們敢動一下，我立刻扳動槍機了。」

他們看見費勿士有手槍，竟呆若木雞，站着動也不敢動了。

費勿士對一個年紀比較大的說：

「先生你的樣子，是一個指揮人，我有話對你說，你在這裏。」

費勿士又回頭對小的說：

「你快走。否則，我要綁住你，而你自己討死。因為我看你年紀還年青。」

那個年青的人，聽了費勿士的話，趕快逃走。

於是費勿士命那個人一起同去，先那人不肯走，後來再三的開導，才跟着走回辦公室。

費勿士坐定以後，問那人說：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這人抖抖索索的：

「先生的名字，我實在不知道。現在才知道你的尊名。」

費勿士說：

「對呀！我就是大債探費勿士。你跟着我做什麼？難道你想謀害我。然而你沒有走過我身邊，我早已知道了。老實說，你奪我不到，反要害到你自己了。我知道你必定有指使的人，你們受了利益。現在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人？否則我不放你，而且以後沒有太平的日子。」

這人沉思了半天，才吞吞吐吐說：

「這個指使人，我也不認識，昨天早上，我和友人在曬太陽，就遇到這人，他給我幾塊錢，叫我們等在先生經過路口，他自己立在力克花園棧附近守候，倘若先生來了，用火柴吸烟卷號。我們跟在先生的後面，至僻靜的地方，謀害你。他在十二點，在馬丁教堂前和我們會面。他說給我們重賞。」

費勿士說：

「我猜對了，昨天你們沒有下手，今天你們一定還要來的。我故走過這街，果然不出我的意料想。」

那人用懇求的口吻說：

「我們實在不知道是先生，才做了這事，否則，雖然他出了重賞，我們也不答應的。現在我後悔了。請先生原諒我們。」

費勿士莊嚴的說：

「你們做事這來馬虎，你在沒有做以前，也應該看看，為什麼不想一想呢？現在我問你

，那人今晚在馬丁教堂前等你們嗎？」

這人遲遲點頭。

費勿士打了一陣哈哈說：

「好極了，我要和他會面。因爲你們沒有去，他一個人一定很寂寞的，我去和他談談罷。」現在我要走了。你去吧，以後你們應該守自己本分。今天晚上你不許到馬丁街去，否則，你太不識抬舉。」

那人走了以後，費勿士叫唯六孫來。對他說：

「今天我有事出去，現在時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

費勿士換了衣服，在微雨濛濛的裏走着。他想：

「我結仇最深的只有二個人；一個叫格老培納，他現在柏林，決不敢回來和我爲難。個叫貢沒司特，他也不見得回國。今天的事決不是他們幹的。但是謀害的是什麼人呢？」

他走着，想着。已走得一里多路了。因爲下雨，所以來往的人很少。在半路上曾碰到個紳士正和巡捕在爭論，巡捕勸他回去，否則要送他遠巡捕房，那紳士却說話有理，巡捕就放他走了。看看那紳士的樣子已酩酊大醉。費勿士到了聖井街，偷偷的躲在馬丁教堂的後面。這時死一般的靜寂，教堂門上的時候，「滴塔滴塔」的聲音，是那末宏亮。

費勿士躲伏了一會，時鐘才「噹噹」的敲過十二下。那震動的聲音還在天空的時候，忽然看見一輛新的車子，很快的開過來，停在禮拜堂門前，車裏的人跳下車子，那車就開走了

。他下車後，並不走回，只來來往往的踱着，費勿士遠遠的望去，看見他妥帖藍色的衣服，
廣闊的肩子，因爲遠遠的夜色，看看不清他的面色。不過看他的樣子，就是費勿士所認識的人
的人。他等了好一會，似乎因不耐煩的樣子。後來他漸漸走近費勿士躲伏的地方了。他拍開
雪茄，擦着火柴。費勿士竟快活得笑出聲來，他對自己說：

「哦，這不是愛華德，礦務的總經理？」

費勿士雖看見了這面部，却更糊塗了。

費勿士由故堂回來以後。思前後想：

「昨天愛華德來和我商量事務，用錢來誘惑我。突然今天又要謀害我，這中間有什麼緣
故呢？況且，我和他無冤無仇。」

費勿士翻來覆去，一夜沒有閉上眼睛。

第三天早上費勿士決意去訪問愛華德。當時鐘十一時，費勿士已到礦務公司，到門房口
。立刻有一個少年來招待他。費勿士把來意說明以後，坐在會客室裏。後來那少年說：

「總經理因爲有要事，請你坐一會吧。」

費勿士獨個子坐在那裏，看看公司中和各國往來的電報，他細心的注意着。

這時，忽然有一個身材長大的人進來，看上去像一位軍人。他是這公司裏的書記員。他
問費勿士說：

「總經理現在空了，我來引導你去。不過不時有你的電報。」

費勿士拿出一張名片，並說：

「我是費勿士，你們的總經理一定認識我。」

那書記員答應着一聲走了。不到三分鐘，他就回來領費勿士進去。

費勿士怕墮入奸計，走的時步步留心，似入龍潭一樣。

後來書記領他到一間陳設華貴的地方。費勿士瞧看見的地方很多，却從沒有看見這麼來富麗堂皇的地方。

費勿士跨進門，那人就立起來招呼，他的殷勤熱誠，出於費勿士的意外。費勿士呆着，他四週望來望去。

後來那人問：

「費勿士先生，你來有什麼貴幹？」

費勿士半信半疑的說：

「也許是書記員弄錯了。我所要見謁的人，是總經理愛德華。」

這人聽得哈哈大笑說：

「我就是。」

費勿士吃驚的說：

「二天以前，愛華還曾到我的住方來，我親自領他去。」

那人說：

「難道敝公司曾有人聘請你嗎？」

費勿士說：

「是呀，這人自己說愛華德，年紀三十七八歲，身材面部很不差。」

那人說：

「我們公司裏並沒有人來過。一定有匪徒在和先生開玩笑。他所要求先生的是什麼事現在請你大概說一遍。」

費勿士說：

「他到我的辦公室來，說貴公司某職員侵佔公款，請我偵查憑據。他說話的時候，非常追眞，他再三要求我，後來爲了另一件事所阻擾，不能允許他。」

這人聽了這話，稍奇不止。他說：

「那人所說的話全無影蹤。我們公司裏沒有派人來，也沒有這件事。」

費勿士恨恨的說：

「我一定要偵查着這人。」

那人說：

「對，你倘若能夠偵探到這人，不是先生之幸，也是敝公司的幸了。以後我一有消息，立刻來報告你。」

費勿士感激的說：

「這中間必定有緣故，你若能幫助我，我必定盡力去偵查。」

給後他兩互相握手告別。

費勿士剛脫下衣服要睡了，忽然看門人進來，說眞的愛華德來看你。費勿士知道他來必定有好消息告訴他。也許愛華德已查得那賊了。他立刻從床上跳了起來，匆匆披上衣服，走出房門去。

愛華德和費勿士互相道了晚安，大家便坐下講那賊人的事。

愛華德說：

「我這次來想問先生，關於那賊人的知覺和態度。」

費勿士稍稍回憶出失望的樣子。他說

「這人的相貌，可沒有特別的地方。不過，在左頰下有一粒小痣，隱隱約約的埋入肉裏，要仔細的看，才可以看清楚。」

愛華德似有什麼把握一樣。他說：

「不錯，不錯，照你的說話，他一定是我私自猜想的那個人。這事眞奇怪了。今天你走第一步，它記眞把事告訴我，當時我還不相信，不料現在已水落石出了。不過他做事爲了什麼緣故，我還不明白。」

費勿士驚訝問：

「他是什麼人，請你先發表發表罷麼？」

[illegible]說：

「本年八月年間，本公司有一員辦事員，名叫[illegible]，他有才幹，對於職務也頗當職。本公司原來他在花旗特省最早。後來年歲多了，脾氣不相投洽，並且生了下流的病。因此公司中把他開除了。他的面上也有[illegible]證據，現在斯密斯密[illegible]，為是他做的。」

費勿士半信半疑。他說：

「他的脾氣相貌的人是很多的。」

飛毒德醫決說：

「我可以肯定的說一定是他。因為你還沒有知道這老婦。從書記員的送天在半路上碰到了他。他因為害怕病，說這人的形狀很怪了些，可是衣冠還算華麗，和剛見較大不相同了。當時書記員的話的時候，似乎很怕他，說他能極厲害的人。」

費勿士繼續說：

「這樣如此，他於我有什麼關係，要和我為難？」

愛華德分辯的說：

「為若有這種的，先生是個敦的名偵探，當然是值不了的，所以他要逃走的。」

費勿士這時是頭是腦的說：

「為我現在應該去，我到同業的，當他逃走的時候。」

愛華德又說：

「[illegible]

「先生！宋不曾相信，那天晚上我們在那裡看見了，我們看見的，確的名字叫做約翰，所以他……」

華生還沒有說完，費勃士就急急地說：

「哼，原來是他，你所說的話，就是他的姓名麼？」

我想他莫名其妙的說：

「約翰就是他的名字。先生聽了這名字，怎麼會急急地跳起來？」

費勃士還自言自語的說：

「這人要是真的是約翰！一切我全明白了。天呀天呀，他真是約翰嗎？我真做夢裏也沒有想到過。」

我華便又說：

「大概先生聽於他的過去情形。完全不明白嗎？」

費勃士的答覆說：

「我僅僅知道一部份，我詳細的告訴你吧。他在中國地方搶了友人的寶石，便逃回倫敦。這個他的友人發了瘋，瘋了幾日。第二天他們便去拘捕他。」

費勃士說完，便問約翰：「大學畢業的麼？」

「還僅可算做了學生，還沒有畢業的時候，便被開除了。」

華生接着說：「他的學校並沒有去。他說：」

「學術的變遷真奇怪，我當初還沒有知道這中間的祕密。我早上所說的幫助先生，現在還在學，雖然不能說有大的功勞，但至少對先生有利。這賊留在倫敦，將來對我一定有不利的地方，請你設法捕捉，我真感謝你。」

他說着，露出悔恨不安的樣子，又和費勿士告別。

他走後，費勿士默默地想：

「我要偵探他的人，他能到辦公室來從容的看我，而且我一點也不知道，唉。我竟如此的失敗，同時也可以知道這賊人的狡猾了。他二次來謀害我，都沒有成功，他一定要離開倫敦了。現在我必須要跟他，否則我無從着手了。」

費勿士張開眼睛，太陽已照進窗來。他因為昨天夜裏的用腦過度，所以醒來的時候，覺得沒有精神。

他洗漱還沒有完畢，可特和花特又來看他了。問費勿士說：

「我們為了這事，日夜的盼望着。昨天看到你的大札，知道他還在倫敦，現在你進行得怎樣了，有沒有好消息告訴我們。」

費勿士不好意思的說：

「請你們不要見怪我，我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你們的敵人，在三天以前，他曾經到這裏來看我，並且和我坐談了半小時。」

花特聽到這話，立刻臉色變了青，好久不說話。後來忽然說：

「三天前對你辦公室裏來，那麼你一定知道了他住的地方。快快告訴我，讓我自己去看他。」

費勿士仍坦然說：

「不，不能，他前天和我坐談，後來他從容的走了，我實在沒有知道他住的地方。」

這時，花特憤恨費勿士到了極點，他不等費勿士說完，就叱罵說：

「笑話，世界上有這種事嗎？我現在必定知道你和他聯合一氣，而出賣了我們。我們難道還能原諒你嗎，喲！費勿士先生還要說什麼話，默匿我們一下嗎？」

費勿士也怒火燒上心頭，他立刻走近桌子旁邊，把五百塊錢，恨恨的擲在地上。他說：

「你們不要怒恨了，這錢還在這裏。我難道是賣友的人。你們竟糟蹋到如此程度，不聽我話說完，就如此態度。現在你們既然不相信我，請你們把錢拿回去……」

他的話沒有說完，可惜似有什麼話要說，但他就用和善的眼光望望費勿士。後來他走到花特前面，用手摸了一會。這時花特的臉色漸漸的和從。可特走到費勿士檔子前面，拿着筆寫了幾個字：

「請你原諒，我的朋友現是認錯了，但他很不好意思對你說。我可以肯定的說，先生一定能原諒他的不是，我友的火氣本來不十分好，最近受了藥劑事件的影響，更壞了。倘若稍稍不合意，他就情不自禁，便容易得罪人了。」

費勿士看了可特的字，似乎給他感動了，因此對花特說：

「你不要性急，我對你說，你以爲我和蔣納走一條路，來謀害你們，這是大大的錯誤。這事的經過是這樣的；蔣納自己以爲聰敏，就來玩弄我一下。後來因爲我一時的不仔細，竟給他便宜了。爲了這事，我真恨着他哩。」

費勿士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他們，他們都靜靜的聽着。等到費勿士的話說完，花特竟摸索到費勿士的兩面，請他原諒自己的鹵莽。並且說：

「蔣納從前逃回來騙過我們，現在知道先生要幫助我們了，他一定也躲避先生的。我兩次不是告訴過先生嗎？他曾過地球上的大部分，而每地方去了以後，立刻認熟了。他心裏明白地球上的情形，也跟你先生明白倫敦一樣。況且他現在有這樣多財產，不論什麼地方可以去。倘若他一離倫敦，永遠沒有拘捕他的希望了。」

費勿士注視着諸子，安慰他說：

「我一定努力的搶他，早一天好一天。請你不必擔心，他幾次想謀害我，那麼他就是我的仇敵。你想，我對他的仇恨，會少於你們嗎？當然囉，我也希望早一天拘捕他。」

花特愉快的說：

「你能這麼幹，我真感謝你。喂，今天是星期五，星期日早上我們再見，那時也許先生有好消息告訴我們。」

費勿士也快活的回答：

「要靠天的幫助，使我偵查到他的住址，一有消息，我立即告訴你們。」

花時更客氣說：

「那好極了。先生若能移玉敝寓，那更好了。我們住在郊外，雖然不高貴，卻也不粗俗。倘若先生願，我們一定等候你。」

費勿士聽了這話，喜出望外，立刻急急回答說：

「一定來府拜謁，一定來府拜謁。」

他說完以後，卻還呆呢住的樣子，他沉下想着：

「我雖然不是好色的人，然而看見花時姑娘以後，竟羨慕不能自治，甚至時時刻刻想着她。但可惜沒有機緣，詳細的看看她。今天既然他們來約我了。這是多麼好的機會呀。」

可時和花時得了費勿士的允許，也快活得了不得，歡歡喜喜和費勿士告別。

這天夜裏，費勿士遇涙去慎交的人到車站裏。當他們二人談話分別的時候，看見許多乘客中間，有一個人，手裏提着黃色皮箱，向人羣中奔走。中間雖有十碼以外的距離，費勿士卻清清楚楚看見他是蔡勒。大概蔡勒已看見了他，所以回顧就從人羣中逃走了。費勿士沒有和那人說完，就跟踪在蔡勒後面。

楊巧費勿士擠開了人羣走出來，看見前面有一輛街車，來一般向前開去。費勿士知道蔡勒坐車逃走了。他也坐了車追去。

在緊緊的追逐上，他們一前一後的前進着，他們速率，竟超過敦火車輛。

走着，走着，見是有半小時樣子，忽然前面的車，到了克羅肯住宅旁邊，便停下不走了

，費勿士歡喜極了，他以爲他的敵人立刻可以拘捕了，他吩咐車夫，把車停了下來，自己準備了手槍，急急的奔了過去。

誰能猜得到呢？那個車子，靜寂的沒有人影。那個給費勿士開車的車夫，用譏奇的口吻說：

「先生，你爲什麼叫我追趕這空車麼？」

費勿士這時呆望着空車，一句話也沒有回答那車夫。

九

費勿士白白的追蹤了一趟，卻沒有拘捕到赫納，在驚駭之餘，也慨着自己做事的疏忽了。他臉紅紅的站在街上好久。這時前車的車夫看見他的模樣，竟哈哈的笑着說：

「不錯，不錯。我今天的眼福眞不錯，要是我天天有這把戲看，那我的生活有味得多了。」

費勿士恨恨的說：

「豈有此理，你說什麼話？」

那車夫輕狂的說：

「剛才有一個傷人跳上我的車子，急急的對我說；你『若能夠用足速力開去，使後面追的人趕不上，一聽我的賜予，你立刻停止。倘若你能照我的話辦妥，我必定重重的賞你。我現在要到索遜頓街，你揀人少的地方，車開得慢些，你能夠幫助我脫逃這危險，我給你五十塊錢。』我因爲受他的利誘，就做了他的牛馬。走了一段路，那人對我說：『你勿必怕，我能平安的下車，以後你因是遠離方』到了×街，那人立起來對我說：『快點轉彎，到這地方，我要下去了，你勿必顧到後面。』他說完，拿一捲鈔票給我，他便趁我慢車的當兒，跳下

去了。我在這一刹那之中，得這許多酬報，這不是我的運道，還可以說什麼呢？」

費勿士無可奈何的說：

「你的運道眞好，我也要慶祝你。不過我問你，你現在還想到得到利益麼？倘若要的話，請你替我開車，我也慷慨你。我沒有別的要求，只要你把客人下去的地方告訴我並且指出那人去的方向。」

那車夫吹吹哼哼，搖搖頭。不答應。

費勿士又說：

「你知道我所以要追捕他的緣故吧。他是搶人家東西的強盜，違背我國的法律。你若能幫助我拘捕着他，你所做的，不但對我有益，而且對於我國的法律有益。」

那車夫害怕的說：

「你先生的語聲柔很對，但我不能接受你。」

費勿士莫名奇妙，便問：

「這是什麼理由呢？」

那車夫吞吐的說：

「那人待我這麼好，我怎麼可以那樣忍心的做。否則，他一定傷我刺骨。我雖然知道法律重要，但以後我必遭他的毒手，那怎麼辦？」

費勿士說：

「不，不是，我並不是叫你和我一同去追擒他，而是請你指示他下車的方向。這末，他怎樣會知道你呢。」

這句話，感動了那車夫。他說：

「好吧，先生願意去的。你須知道，我所以答應你，極不是為了金錢，因為你說這事有功於法律，倘若我同執不去，那對國家不起。而且我已給惡人做了事，現在我領先生去，可以洗刷我對國家的罪了。」

於是那車夫開了車門，費勿士跳了上去。不多時，車子忽然停了。那車夫說：

「到了，他就是這裏下去的，他向南走的。剛才先生答應我的，現在可以給我了。」

費勿士下車去，又給了那車夫的錢。自己便匆匆向南走去。

走不到二三百步路，忽然看見前面有一所大的住宅，在冒出熒熒的光芒，街道上有許多許多的人圍繞着。費勿士也擠了進去，並問他們說：

「你們到這裏有多少時候了。」

有一個人雙手插在衣袋裏，輕輕的對他說：

「大約一個鐘頭。你半夜三更到這裏來，有好處對於我們把？」

費勿士用一種下流的口吻：

「自然囉，你們對我有利益，我當然對你有利益。喂。我先問你，在半小時以前，你們看見一個紳士走過嗎？」

他話還沒有完，有一個人說：

「是不是手提着一隻黃皮箱的人？」

費勿士喜說的說：

「對呀，這人就是我要查訪的人。你們看見他走到什麼地方去？」

又有一個人說：

「我曉得的，現在他坐馬車去了，其實這馬車是沙特恩代那人僱來的，這一點勞駕，他得到重賞，我萬想不到他有這筆意外。」

費勿士快活極了，他問沙特恩是什麼人。人堆裏立刻有三四個喊了：

「唷，那個酒徒，那個醉鬼。」

費勿士摸出一塊錢，拿在手裏，向大家晃一晃說：

「你們四個人中，誰能領我去看沙特恩，我就給了誰。」

這時有一個人，飛一般的奔走了。不到三分鐘，他領着沙特恩走來。費勿士問他：

「你代客人雇車，是開到什麼地方去的。」

沙特恩雙手捧着腦袋，好在醒恩什麼，有好一會才說：

「想起來了，他說他到濟特六地方的旅館去的。」

費勿士又追問說：

「你再想一下那人曾對你說過，他是到那一家客店裏去的？」

東方圖書館

這人又接接唇邊，然後突然說：

「對了，對了。那人說謝謝時六花士綠客店去。不錯，不錯，我喝了一杯酒全忘了。」

費勿士再不和他們囉嗦，丟了二塊錢給他們，便匆匆的走了。

匆忙的費勿士已走到這客店門口，他看見一個女子，在問訊處。他走近去問：

「在半小時以前，有沒有一個手提黃皮箱的客人來過？」

這女人說：

「有的，這客人是半小時以前來的。他現在咖啡館裏。」

費勿士輕輕的說：

「我和這人是極要好的朋友，我明天去看他，不過你不必告訴他，我已經來看過他了。」

那女人誠摯的說：

「先生的話，我一定不亂說的，不過你明天要早一點，來遲了怕來不及。因爲這客人說過，明天十點鐘，他要動身走了。」

費勿士很感激她，謝了謝就匆匆的回來了。

第二天一清早，費勿士又到這客店裏去。那女人看見了他，立刻招呼他說：

「你等一下，客人便要下樓來早餐了，你去等在膳堂裏罷。」

這時費勿士驚喜若狂，他以爲約一定不會逃走了。於是他愉快的坐在膳堂裏，又點了

些咖啡，雞蛋，蛋糕……雖然他不十分愛吃這些東西，可是要的補償敵人，只好吃呀吃呀的等着。

那時，那時鐘的長針，滴搭滴搭的走了個圈子，費勿士却還不看見赫納走進食堂。他心裏有些奇怪了，就去問這女人。女人說：

「你真奇怪，我明明看見你的貴友走進膳堂，你怎麼會不看見呢。」

她說完，領着費勿士走到膳堂裏去。剛跨進門口，那女人遽遽的指着一個客人說：

「這不是你的貴友嗎？」

費勿士細細一看。這人身材很長，大概有七八尺左右，墨烏的鬍鬚在臉頰上。面孔的全部，雄莊而偉大，可不是他所要偵探的赫納。這時費勿士怒不可歇，憤恨的說：

「這客人也是昨天晚上來的嗎？他的行李也是一隻黃皮箱？你要曉得，我是什麼人？來這樣欺侮我。」

那女子說：

「請先生不要生氣，這客人實在是昨天晚上到這裏來的。這客人既然不是你先生的貴友，却也不能怪我，因爲我並沒有說謊。」

這時旁邊有一個茶房，聽到他們的爭論，他似在想一件什麼事。後來忽然對那女人說：

「昨天晚上所來的客人，有一個人和那客人很像，他也是拿一隻黃皮箱的，我並且送進四十九號房間裏去的。」

那女人着急說：

「你不要多管閒事。否則，你也不免於難。」

費勿士責問說：

「爲什麼，我們住在自由的國度，難道得不到自由嗎？何必要這樣怕他，而且怕得如此厲害。」

那女人不等他話說完，自己便逃走了。費勿士便對那茶房說：

「你既然曉得，請你告訴我，我是極不客當的人。」

茶房吞吞吐吐的說：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這客人身材很高，所戴的帽子像一隻碗，這一點我不會看錯的。」

費勿士追問：

「這客人有鬍鬚嗎？」

那茶房一時不回答。後來說：

「鬍鬚很多。他今天七點鐘就起床上了。七點半鐘就早餐。喲呼，熱鬧，都叫我送到房間裏去。最後乘車到索遜屯，行李也是我送去的，所以我能夠記得出」

茶房說到這裏，停了停又補充的說：

「我送他上車時，你的鞋子要留心，他點點頭，後來我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沒有回答

我。我所曉得的，就是這一點。」

費勿士這時才明白，他又給赫納所欺騙。他就拿出三塊錢，就離開客店。他猜想赫納到索遜屯，不過是逃遁的奸計罷了。他決不肯留在英國。他必決定是坐了汽船走。費勿士又怕他幾小時後逃走。便急急到火車站去。

因爲費勿士有手下在索遜屯，他便打了個電報去。他就回自己的辦公室來。

他走進門，就看見樓子上有奸細封信。費勿士叫書記員一封一封的讀過去。書記員讀到第五封信，忽然停止不讀下去，面色變了。費勿士問他什麼緣故，他就把信交給了費勿士。

他接過，打開來看。看見有一疊厚厚的紙，面上這麼寫着：

「我是赫納。謝謝你對我的殷勤。先生，我告訴先生。我已於今天早上，到英國的阿支地方去了。」

費勿士憤怒說：

「赫納，你錯了。你給我寫封信，以爲我不再追捕嗎？你要曉得你若到天涯地角，我也要跟着你走，不提到你，我不會安心的。」

費勿士看完信立刻派威廉到索遜屯。派羅勃到維多利亞，等着到聖保樂。叫他們一有消息，立刻打電報來告訴他，自己去偵查他。

隔了二天，費勿士已到索遜屯。當費勿士到車站的時候，他派去的偵探，已在車站上迎接他了。

赫納坐直到這裏，倘若他要到別的地方去，必定要坐汽船。因此費勿士到各輪船公司去查訪，後來又到開往非洲或美洲各輪船公司去問，但結果無形無蹤。而所派去的偵探去查各客棧的特別偵探，也沒成績。費勿士這一天中所用去的錢却非常多了。

費勿士奇怪極了。他既查不着蹤跡，費勿士就到自己的信箱去看，看看有沒有消息。這時，忽然接到一個電報。這電報是倫敦由聖保羅寄來的。他寫着：

「左頰有塊三角形的痕跡，提費皮箱，十一點鐘的時候，由赫烏坐火車，經過特弗斯，到巴黎去。我時刻跟緊他，遵守先生的命令。」

費勿士看完信，嘆氣說：

「真狡滑的赫納，他實由滑特六走過運河面到看致橋去，呀，我又給他玩弄了。但我始終要捕他。決不灰心，看看將來的勝利，到底屬於那一個。我既然要到巴黎去，今天就要回去。因爲明天要到花特姑娘家裏去。」

這天晚上，費勿士匆匆忙忙回來。誰知道赫納快快活活在一家酒店裏，暢快的吃。赫納嘴裏狂笑着，心裏在想：

「這位可憐的老偵探，他想來拘捕我。但東奔西走，那裏知道我的行蹤。」

十

這天早上，小鳥在樹枝上吱吱喳喳的歌唱，太陽笑嘻嘻的讚賞着它們。小草上的露水，一粒粒和珠一般的吸在上面，給微風一吹，便落下泥地裏去。農夫走過的脚印，一隻隻清清楚楚的躺在那裏。

費勿士孑孑的在倫敦郊外遊行，他嘴裏的雪茄烟，和農人家的烟囪管裏的炊烟，緩慢的在空中消失。這時，費勿士說：

「這眞是英國的仙境，倘若我將來能到這裏來住，是如何的快樂呢？」

他走了一會，已由郊外走到街市上。這裏住宅很多，來來往往的行人也不少。街市既沒有和倫敦那樣大，却有丈多闊。

一座莊嚴的禮拜堂，坐在這市的中央，四周種着幾十株榆樹，碧綠的樹葉，茂盛的蓋在禮拜堂的上面。門前的一條路，是奇奇怪怪的石塊砌成。

另有一條溪水，碧水橫流，溪底下的一粒小石子，也能清楚的看得到。它恬靜的圍住了這市。

費勿士看見這美麗的環境，竟忘了尋覓的仇恨。

他本說所產生的音樂配合着清脆的歌聲。忽聲忽輕，斷續而有節拍。費勿士站了一會，又到一個地方來玩。

這愛拉沒士格爾教授的墓。他生於一千八百年三月十四日，在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死的。她教過二十八年的書，教過幾十萬的學生。費勿士仔細的看着墳墓，好像看着他的爲人。

再走了一段路，便是花特姑娘父母的墳墓。費勿士很注意的看着碑石的字。忽然聽到後面有嚴厲叱喝聲，費勿士連忙回過頭去，誰也料不到這是什麼人。費勿士却一看以後，心花怒放，就急急的走過去。

花特姑娘剛才離拜堂裏回來，中途就碰見費勿士她立刻和他握手說：

「今天承費先生光臨，我們被難的可憐人，眞不知道是多少的快活。」

她說話的時候，聲音微帶顫。接着花特姑娘又問：

「關於這件事，先生可有好消息告訴我們？」

這時的費勿士，喜悅專有了他的一切，他連聲說：

「還好，還好。我現在已知道毒箭的所在。我想在不久以後，總可以結束這案件。」

花特姑娘聽了這話，面上立刻飄浮起喜悅的神色。她請費勿士稍稍等待她一下，自己便用揩帶在揩除父母墳墓的殘葉。

費勿士當時看見她的優美的容姿，和藹可親的態度，而孝敬父母的熱心，對於已死的父

母，還和活着一樣的招待他們，這是世界上不容易看到的，在倫敦地方，要找不她一樣的女子，是決沒有第二個人。正在費勿士觀察的想念頭一切的時候，花特姑娘已掃好了地。於是便引導他們回自己的家裏去。

在路上，他們各人想着私念，大家默默的走了一段。後來費勿士說：

「你們的叔父，他怎麼不去做禮拜？」

花特姑娘和聲的說：

「是呀，我叔父因爲瞎了眼睛，來來往往非常不方便，所以他不常來做禮拜。在平日，他也樂意不樂？有時好幾天不出門。有時候煩悶不住了，就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挨聲嘆氣。」

費勿士又想起了可憐，他問：

「花特先生遭到這不幸，眞太可憐了。那末可特先生呢？他做些什麼事？」

也許花特姑娘談起了這麼可憐的生活，所以她的回答間，似給什麼頭在一般。他說：

「他嗎？他大愛好研究學問，現在更是整天看着古書。有時有了不懂的地方，他必決心研究，不會放着沒倦。其實他現在更比從前靜心。我常常想起他們，現在幸運的能回來，已是不容易了。我現在留心的服侍他們，使他們也安樂些，否則，他們不是餓死，便是凍死」

他們一提起了話頭，就問長道短的說不停了。他們已走到石橋上，一座二層樓的屋子，靜寂的堆在距橋半里路的地方。花特姑娘便指着這屋子，對費勿士說：

「這就是我們的隱舍。」

費勿士抬頭一看，見那屋子雖然不十分大，可是構造極精細，全屋爬滿了古藤。花園就環在屋子的左面，園子裏的樹木花草，整潔美麗。費勿士猜想這必定是花特姑娘親手整理的。

正在費勿士聚精會神注意屋子的時候，看見遠遠有一個中年人，又像走，又像沒有走的停在半路上。花特姑娘對費勿士說：

「先生看見了沒有，那人就是花特叔父，他每次到這裏來散步，不敢因爲膽大的走，總是這樣的。可惜沒有人引導他，他實在愛這地方的。唉，天哪，我叔父爲什麼要受這磨難。」

費勿士也悽慘的說：

「最可憐的人，就是瞎子。」

他略一停頓：似在思慮一番。又說：

「不過，你叔父受苦罪，「定有緣故的。他前幾天對我說的話，我有許多地方懷疑，而不敢細備呢。」

花特姑娘一聽這話，吃了一驚。但面色言語之間，一點沒有表示。費勿士私忖：

「她大概也不知道他們的始末吧。我所以要說這話，實在想探探她的口氣。現在看看她的神色，知道她對於叔父的經過全然不知道的。」

費勿士是一個極聰明的人，花特那天告訴他的事實，他在花特的言語之間，看出幾處破綻的地方。因此，他猜疑花特和蘇菲的關係，不一定全告訴了費勿士，並且不盡是這一點點，當時最使費勿士懷疑的一點，就是東方富翁上蘇菲還有一個人肯相信外教，即使有這個人，也絕不會有這麼多的財產。若真有那麼多財產，但東方人很注意男孩子，在這富翁未死以前，早有了男孩子，他的財產怎麼不傳給兒子，再說他沒有兒子，但至少有堂房子姪，或孫輩。難道肯把這許多財產不傳給自己中國人而肯白白的送給外人。費勿士自己却不能解答，常懷疑在心頭的問題：

「這世界上少有的寶石，既不是蘇菲，那麼是那裏來的。」

他們越走越近自己的屋子，並且兩人的談話聲，在花特的耳朵裏隱約的聽見。

花特細心的聽了一會，忽然喊：

「費勿士先生嗎？先生今天果然來了。我因爲聽到皮鞋的脚步聲，我猜想一定是先生來了；哈哈現在果然不出我的料想。」

用問費勿士要開口。花特却接下去說：

「我聽人家說，倘若一個人的眼睛瞎了，那末，他的耳朵一定非常敏捷，至少和普通人不同的。我覺這話一點沒有錯。先生和姪女同來，大概你們是半路上碰到的吧？」

費勿士客氣的說：

「是的，我們在路上碰到的。」

花特自己說的說：

「哦，這裡美麗的地方。當我眼睛沒有瞎的時候，我常常到這地方去玩的。現在我的姐姐，我好久還見她在這地方。況且她已死的父母葬在那裏，更愛這地方了。今天先生不厭我們的地方，蓬光臨敝舍，幸甚幸甚。」

他們一面互相寒暄，一面已走進門來。

這屋子裏的陳設，雖不是極其奢華，却也幽雅整潔。壁間掛着名士書畫，所有的桌几，也是紅木之類，一切的擺設，都繡美麗的花朵。那兩張長長的沙發，上面蓋着緋紅絲絨的套子。費勿士反坐在這上面。

花特雖然十分感激，他雖沒有眼睛，却用手在摸索雪茄給費勿士吸。

他無客套以後，又談起關於這案件的事。尤其花特訊問費格外詳細。

費勿士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

花特發急的說：

「他一定已離開英國的領土走了。倘若真越界走了，那末先生怎麼辦呢？」

費勿士看這焦躁急的神情，便用安慰的口吻說：

「你放心好了，倘他離開英國走去，但我的手掌他是逃不了的。因爲我已在各地派了偵探，暗暗地跟踪他，看他逃到那裏去。」

花特又驚狂的說：

人

「[illegible]地方？先生以爲既然知道了他的地方，就不親自去追捕他，請其他的馬馬虎虎的注意他的行動。也許要誤事了。」

花特說話的時候，面色很難看，似乎含着怨恨的樣子。

費勿士安慰他說：

「花特先生，你不要怨恨，我所派出去的人，都是極機警的而有才能的人。絕對不會有意外的發生。並且我可以告訴你，我到明天，預備到巴黎去，趕快結束這件事。」

花特哀求的說：

「我希望先生如此，並希望先生能原諒我的苦衷。我自這事發生以後，從沒有快活的過一天日子，容我的心上，總有一件事沒有忘去，重重的壓在我的頭，要不是赫納捉到我的面前，我不會有安定的一天。我今天所以告訴先生這些話，實在也是迫我忍不住了。」

費勿士用實意的話對他解說，但花特嘰嘰嘮嘮，還是說着不停。費勿士先是同情，後來變爲討厭了。

在旁邊的花特姑娘，她似乎明白了他的心，就說：

「酒菜快要好了，請你們休息一下吧。先生跑這許多路來，一定格外倦了。在未吃飯以前，大家更應該靜一會。」

花特姑娘引導他到一間房子，請費勿士洗澡。

這屋子的陳設，和那一間完全不同了。跨進門香氣觸鼻，桌几揩得發光。

花特姑娘推開房門，距房門一丈多遠，有幾十株樹，綠葉茂盛，看去像綠的屏風，上下碧清，這風景的美麗，不能用言語來形容出來。倫敦的繁華塵俗，恰好成反比例。

費勿士眼望着遠景物，嘴裏讚嘆不絕。後來又走到另一間屋子裏，這裏靜寂得沒有一個人，檯子上却有紙張墨水，旁邊的書架上，整齊的排列着許多書。這些書在費勿士的眼睛裏，都是愛讀的書。這裏不用誰說明，就可以知道是一間女子的書室。門外種着許多花木，疎密穿籬，倘若有人坐在那裏，會不知不覺的神怡心廣。成爲世外桃源，想不到自己在人間，還是在天上了，而一切齷齪是非的惡念，也一些沒有了。費勿士正在出神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呼喊。費勿士猛然回顧，看見花特姑娘美笑的面：

「你太不客氣了，這屋子也值得你看嗎？並且你又這樣讚賞，更使我不好意思了。」

吃了一驚的費勿士，汗珠也從毛管裏費了出來。因爲他整十年來，從沒有這樣受人責罵過，勉勉強的笑着說：

「嗯，我住在繁華的都市，可不知道鄉下有這末好的地方。我的眼睛心頭，也是看了一清，所以……」

花特姑娘說：

「你既然這樣愛這樹木花草，也不是難的事，並可以照我的方法，在你的住處種些樹木花草。」

費勿士感嘆的說：

「唉，我每天東奔西走，忙於偵探的工作，那裏還有這工夫，來注意這些安邊的事。」

花特姑娘似同情的說：

「你眞太忙碌了不過你的尊夫人一定可以幫助你，給你辦理心愛的事務。何況這些小小的要求，有什麼難呢？」

這個問題，却引起了費勿士的悲傷。他慢慢的說：

「唉，世界上有誰知道我費勿士沒有娶過親哩。因爲我還沒有成年，我就有個目的：便是一生不結婚。自從，現在還是一個獨身男子，過着冷靜的生活。」

花特姑娘一聽這話，臉上立刻浮起一朵紅雲。她想不到三十多歲的大偵探，竟還是個童男。她便這麼的說：

「我實在不知道，不過我好像聽說父親說，先生已有了妻室。」

這時費勿士似心有所感。他說：

「沒有這會事，這一定是你的叔父弄錯了。也許誤認了人家。其實我從沒有娶過親。不要緊別的，只要細細的想想一下我的生活就可以知道了。要不然，我在外面遊玩一天二月，常常不回去，這怎麼成功呢？」

她說：

「我今天聞了先生的話，更知道先生是個高尚的人。」

他不等她的下文，就急急的問：

「你說怎麼奇怪？」

花特姑娘懼說：

「平時我讀到書報雜誌，常常看到先生所偵查的探案記錄，你神出鬼沒的手段，實在是英國人民所想不到的事，但在先生奇怪的腦子裏，往往輕而易舉。因此先生的名譽聲價，便一天天的高起來。現在像先生的人，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費勿士聽到這些稱譽，心裏實是快活異常，尤其是花特姑娘的稱讚，更使他樂於接受」

他說：

「唉，你太抬舉得好了。我實在是天下的笨人啊。不過一個人，生存在世界上，怎能把自己的智慧藏在腦子裏，不給人家知道貴重，這是錯誤的。不過我自己，那像都市的驢馬一樣，一點沒有可以使人敬慕的地方，實在慚愧得極。但有許多事情，也不十分近理的。譬如我很想盡一點力量，供應給人家，結果人家不但不知道，却反說我所辦的事，不合他們的心意，甚至不快樂。雖然這是常有的事情。至於我的案件，常常刊登在報章雜誌之間，這是我們朋友的流傳，他們不明白我的緣故。因為我的朋友們，來看我的時候，大家談論起案件，倘若我把經過的事件告訴他們，他們總編成文稿，去登在報章或雜誌上去，以為使大家知道。其實我是不願意這麼做，更不叫他們去做。現在我想起來，實覺得不應該，以後……」

花特姑娘聽他滔滔的談話，句句的客氣，就答覆說：

「先生不要太客氣了。先生在倫敦，有那一個不知道先生的奇人。」

費勿士又要接下去說話了，但花特姑娘仍說：

「現在我有一句話勸先生，不知先生以爲如何？就是先生做偵探爲職業。當然囉，偵探的職業，是專門反對惡人的；那麼惡人因爲受了先生的吃虧，那惡人一定恨先生刺骨，也許有謀害先生的惡念。先生在路上行走，也要注意。我想來日方長，請先生再三的想一想，先生決不會知道我的話是錯的。」

費勿士說：

「不過，花特先生……」

花特姑娘答說：

「關於叔父的案件了結以後，先生還是改其他的職業好。那先生可以保全仁愛的心，勿入惡人的魔掌。」

費勿士感激的說：

「姑娘怎麼知道我有仁愛的心？」

花特姑娘笑着說：

「你肯接受叔父的案件，就可以證明先生的仁愛心腸。今天又看見叔父剛才難看的面色，躁急憤怒的話，對先生毫無客氣，但先生不動怒，而反安慰他，這不是先生的仁愛心腸，是什麼呢？倘若其他的人，有這種望的人，怎肯受瘋子的罵罵哩。」

費勿士卻說：

「雖然姑娘的話不錯，但你只知道一方面，卻不知道他方面呢。因爲偵探的職業，雖爲維持社會的安寧，保障人民的財產，但反之，也是殺人的事業。所以眞的仁愛心，也說不上了。」

他倆互相密氣互相敬慕，忽聽得僕人站在門口說：

「菜飯已預備好了。」

這才打斷了他倆的談話。他們走到食堂裏來。

在午餐以後，他們就到花園中閒散。費勿士處處觀看，對小草野花，也一一看着，似乎怕漏去似的。他們走了一個圈子。花特獨個子坐到小亭子裏。

可特回到自己的書室裏去，又去研究他覓好的古物學。

費勿士和花特姑娘也回進自己的房間裏去。花特姑娘走進房間，一面敷茶敬烟，一面又把自己心愛的東西給費勿士看。她又說：

「我想今天和先生暢談一天，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費勿士高興的說：

「遵命，姑娘有什麼事，我一定照辦，若有什麼要做，我也一定盡力去做。」

花特姑娘想了想說：

「現在我叔父花特和可特，遭受這悽慘的意外，做了殘廢的人，對於社會的供獻，是絕對沒有了。我眞可憐他們。但是他們的經過，離奇變幻，我叔父所說的話，我也不能盡信。

瞬才先生已說過，我想其中必有緣故。」

費勿士說：

「是的，因爲事我也不敢決定。那天他告訴我，又不肯把實在的情形說出來。後來我縱然細細的推測，然而沒有一些證據。即使我的理想是對的，卻毫有證實，也沒有作用。現在我的腦子裏，有二個問題，你是不是肯回答我？」

花特姑娘以驚奇的眼光，望望費勿士，然後點點頭。

費勿士說：

「你父親沒有去世以前，可曾寫到他說，花特先生在東方任傳教的職務。」

花特姑娘一點不思索的說：

「沒有。還有什麼問題？」

費勿士說：

「第一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卻不相連的。請你，你現在的心裏，是不是想立刻捉到納？或慢慢的進行這件事？倘若他拘捕到以後，沒有意外的事發生？」

花特姑娘立刻沉下笑臉，担憂的口吻說：

「先生所說的話，真是我所想到的問題。因爲我叔父性情暴躁，倘若一看見他仇視的敵人，恐怕有非常不幸的事發生，這個可怕的結局，我常常担憂着。因此，我坐立不安。」

她停了停，又接下去說：

「現在二個國題已回答你了，你還有什麼要問呢？請你告訴我。」

費勿士說：

「我現在說的話，請你不要見怪；前幾天你叔父告訴我的話，我實在不能相信。他們會入山野人的手掌，受這傷害，我暫時不去管他，不過，他們絕對不是傳教的人，我能這樣斷定。至於他們的結果，關吾，是赫納害他們的，這也許是對的，然而其中的情節，絕不是他們二人告訴我的話，可以靠得住。以我的猜想，他們三個人，本來是同事，後來得到這些寶物，照理他們三個人，應該平分的，但結果給赫納一個人獨佔了去，現在赫納做了天下一等的大富人，而他們二人，仍舊窮不得享這福份，且受到肉體上的痛苦。內心的怨恨，局外人是意想不到的。在這情況之下，倘若三人和睦，則互相殘殺，兩敗俱傷，沒有好的結果。這是我的理想定局。因為一個人，到了忍無可忍的境地，往往沒有理智，不顧一切的會做出來。這是普通的事實，除了有極大智慧的人，總容易走到條路。唉，我真担心。現在我所以告訴姑娘，想請你到了那時候，好好的勸勸你的叔父，叫他要寬容些。他應該得的財產，總不會沒有的。這幾句話，這是料想拘捕赫納的結果。倘若沒有這事發現，那末我的思想，完全錯誤了。我既沒有這能力，就不能搶赫納，取回應得的財產。你叔父已是個有殘疾的人，最沒有能力養活自己，請你時時勸勸他，讓過完這可憐的殘年。」

花時姑娘說：

「這是毫無無辦的。況且他是我的叔父，又是殘廢的人，我應當格外看重他，同時也是

我底靈的義務，決不使他飢寒交迫。」

費勿士說：

「現在我還有一句話，請你不要以爲我是唐突……」

費勿士說到這，忸怩忸怩，似有難於啓齒的樣子。

花特姑娘連問他：

「先生有什麼話，不妨盡量的說。」

費勿士吞吞吐吐的說：

「姑娘年紀已經這樣大了，照英國的規矩，快結婚了，難道姑娘還沒有這意思嗎？倘若姑娘的愛人，對你姑娘有心，那末你怎麼樣？」

花特姑娘一聽這話，立刻紅臉到耳根邊，而且低下頭，沒有回答。後來她說：

「討厭，這是什麼話。我終身不嫁人，也沒有關係，假使要嫁人，我苦誓不嫁給不合我性情的男人。你不要把這話來和我開玩笑。現在我問你一句話，請你回答我。」

費勿士說：

「姑娘盡量問。」

花特姑娘說：

「先生明天要到巴黎去嗎？假使能成功，先生預備怎樣的辦這賊人？」

費勿士想不到她來這個問題，所以慢慢的回答說：

「若天能幫助我成功，我就問他要回你叔父和可倚先生應得的財產。如果他答應我的要求，我就放了他，否則——」

花特姑娘說：

「倘若不能達到你的目的，你又怎麼辦？」

費勿士說：

「這也不難辦的事，讓我仔細的想定了再辦。總之，要辦得他妥當。」

全告訴姑娘，大概這事已有十分之九有把握。」

花特姑娘高興的說：

「先生的才能，這種事情，當然能如願辦到的。若真可倚先生成了，那我的重任，也可以卸肩了。這幾個月來，我為了這事，竟廢寢忘食，懨懨不樂。昨天我的叔父告訴我，說先生今天要來，我久已不笑的臉，今天才有了笑容，並且有問題問先生，和先生商量這件事。」

花特姑娘說完，伸出一隻手來和費勿士握手。

費勿士握着這纖纖的玉手，心裏自然快樂得了不得。他覺得自己全身的血流，在迅速的沸騰。

他稍稍接着又談了一陣他倆私人的話。便到園中來散步。

他們園中走了一會，費勿士發現園的一角落，一間用稻柴蓋成的茅屋，不過他極不像普通的茅舍，蓋得非常美術化。費勿士問花特姑娘。她說這是可特的書室。

後來費勿士的要求，要到他的書室裏去。

他和他門進去，便看見可特坐在寫字檯邊，在專心的看書。他看見了費勿士和花特姑娘進來，立即立起來，招待他們坐下，他還沒有說話，但看他的神情，是非常客氣。

費勿士在他的客廳前徘徊了一會，便告辭出來。

太陽剛剛沉沒了，矣曙曙的斜在花園的一角上。它的光芒，像沒有力的少年。

費勿士說：

「今天已晚了，我們再見吧。」

花特姑娘雖還有不願分別的神色，但看看天色已漸漸的近於傍晚，她只得她瞧瞧：

「先生既已要去了，那我趁着到禮弄室去的便送你一程吧。」

費勿士自然更愛聽這提議。

花特姑娘便到更衣室裏去穿衣服，費勿士坐在外室等候她。

這時，花特忽然的走了進來，並且坐到費勿士的身邊。又開始他的話頭：

「先生，你明天要到巴黎去，我想，我可以跟你一起到巴黎去。不過，不知道你先生的意見，是不是願意和我一起走？」

費勿士堅決的說：

「這事你應該明白，你不必這樣做，我不希望你跟我去。」

花特郝貴問的說：

「先生爲什麼不願意我去呢？請你不妨告訴我這原因。」

費勿士說：

「你若要跟我去，這件事一定要失敗了。」

花特聽了他這話，悲傷，憤恨交迫着他的心頭。他說：

「天哪。」他停了停，「我是瞎子，我是瞎子。但，我總有一天和婦納雖圖的，到了巴黎……」

費勿士不等他說完，就急着安慰他說：

「花特先生，請你靜一靜，不要過分的興奮，傷害你的身心。請你放心，我發誓一定拖捕那賊人。並且把你應得的寶物一起收回。總之，一定達到你的願望。」

花特感激的說：

「先生的話，我一定相信，而且能照你的話做到，我的願望也滿足了。先生，我現在還重你的意思，暫時等待在巢穴裏，等候你的好消息，希望……」

他沒有說完，花特姑娘已出來了。

她穿着一件紅色的上身，雪白潔淨的衫子。這時她似活的安琪兒一般。

費勿士這時似大赦的罪犯。一看花特姑娘婷婷的走來，立刻站起來對花特說：

「花特先生，我因爲時候不早了，急着要回去。關於這件的事，我到巴黎後一定有好消息給你們。」

他倆沒有移步，可特又匆匆的來了。他聽得剛才費勿士的話，雖然沒有說話，却在遠遠的點頭，表示接受費勿士的約言。

花特沒有一句話，默默的彼在打算一件要做的事。

他們互相握別以後。費勿士和花特姑娘並行的走着。

他們慢慢的走着，已到石橋近頭。他們將要分別的時候，花特姑娘說：

「先生去了以後，希望你以後常常來玩。」

費勿士也說：

「我現在有一句話，你肯答復我嗎？」

花特微微一笑說：

「先生有什麼話要說，請你說出來好了。」

費勿士說：

「現在請問姑娘，我現在肯接辦這案件，是爲了什麼人？」

花特姑娘聽了這九字的問題，呆了半晌。她說：

「先生爲什麼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卻墜入五里霧中，請你告訴我。」

費勿士又說：

「我說的話，難道是奧妙而難懂嗎？你可曾知道，我所以接辦這案件，我的主要目的；是爲了你叔父，還是爲了你姑娘呢？」

立刻花時姑娘說：

「當然是爲家叔，除卻是我的著想。先生所以肯承辦這案件，實在，就助弱者，制服強橫的人爲目的。其實爲家叔，也不十分妥當。先生現在說爲了我，這可沒有理由了。」

費勿士冷笑的說：

「眞銳敏的察言。我若實告訴你，我肯接辦這案件，不值錢錢，純然答應，我全是爲了你的原因啊。否則，我決不肯允許，受敵人的忌恨，作了幾病的冤家。你現在想想，我的話對否？」

花時姑娘聽了這話，便改答他說。

她說：

「那麼，我更要拜請你辦妥這案子。」

費勿士笑語的說：

「因爲了你，現在當然爲你而結束。」

花時姑娘羞辱說：

「好了，好了。時候也不早了，先生快到火車站去吧。這時候還能趕上末次火車的。」

費勿士也快樂的說：

「今天我們能談談一日，我實榮幸萬分。到已黎明來以後，再要府辭訪。」

於是他好說了告別。費勿士一面走，一面時時回頭三顧他：

當花騎姑娘的後影，消失在禮拜堂背後時，費勿士私笑的說：

「我費勿士竟顛倒這女人裙下。」

十一

法國巴黎，是費勿士常常到的地方，有時候一年之中，往來三四次。巴黎的著名偵探李高氏，便是費勿士極要好的朋友。他們二人的交誼很深，費勿士每次到巴黎來，總去訪問這位朋友的。這次當然不能例外。

費勿士到巴黎城的時候已是下午六點鐘的當晃。他約李高氏在八點鐘的時候，到某家飯館裏晚餐。

費勿士到巴黎城時，車站上有一個人在迎候他。

費勿士還沒有下車，他派去的鎮肯，便笑容可掬的和費勿士招呼。

費勿士一下車，就問鎮肯偵探赫納的情形。

鎮肯說：

「赫納居的地方，和他平日的行動，我偵查得非常清楚。他現在和一個婦人名叫寶瑪麗的，天天在一起。今天並且一同到咖啡館裏去吃茶。就在這二天以內，他倆還到白樂斯路的珠寶店裏去過。我每天給他計算，他每天的費用不能計算多少，總說他們今天又：」

費勿士躁急的說：

「他們二人什麼時候進咖啡館去。」

第肯說：

「這我不十分清楚。但是今天他們必須要到×地方晚餐。」

費勿士又問說話不爽直，所以怎樣：

「你用什麼方法，去偵察這種種的消息。」

第肯說：

「我和他們的女僕，情感很好，這一切消息，全由女僕告訴我的。」

這時費勿士很根的說：

「完了，完了。這女僕知不知你是偵探。唉，你自己以爲聰敏，結果一定爲這聰敏所敗。」

第肯坦然說

「先生，你不要性急。我做的事，非常祕密，她怎麼知道我是偵探。況且，我和她極力旋周，二人的感情很好。我說我是俄國人，她非常相信我哩。」

費勿士因說的說：

「其是如此，這件事很危險了。唉，這件事一定要給你一人失敗了。你難道會說俄國話嗎？」

第肯說：

「我對於俄語，非常純熟，和俄國人差不多。這一點請你放心。」

費勿士又說：

「今天晚上，我要到餐館里去看看那賊給我再告訴所要做的事。」

第肯斯答應。他說：

「先生去看一看，那更好的了。」

費勿士一面說着，一面就到他常住的旅店裏去。

這裏和費勿士住的地方一樣了。況且地方僻靜，知道的人很少。像費勿士的人住在這地方，是最適宜而沒有危險。費是這個地方的人。每日三餐，隨意點食，在半夜三更，也有人服侍他。

這旅店的主人，是一個老太婆。她接到費勿士的電報以後，就把費勿士常居的那間房間整理出來。專在等候他了。

費勿士到了那裏，便脫了大衣，休息了一會。這時時鐘敲了八下，費勿士就出去。

到後店那裏，看看李高氏還沒有來，費勿士獨個子就閒散的東看西看。

這飲館雖然不十分華麗，不過他的廳堂，是巴黎最美麗的了。

等不多久，他的友人李高氏來了。

李高氏對於偵探的本領非常高妙，他曾經著一本書，記述偵探案的理想。又一本書，專門論述凡人容貌性情問題。這二本書，每句若戲語。

至於他自己的性情，也極容易變幻。他的舉動言語，可以立刻改變，在一刹那間，竟像二個人了。費勿士雖和他是要好的朋友，但也常時吃了他的虧。費勿士雖是名偵探，卻非

常崇拜他。

當吃酒的時候，賢勿士說：

「我聽說巴黎地方，有一位少婦，名字叫寶瑪麗的，你知道不知道。」

李高氏鼻子裏笑了笑說：

「這人怎麼會不知道呢。她的面目清秀，身體窈窕，是巴黎地方少有的漂亮的，他的美麗，眞可以和天仙比較。」

他說着，舉起酒杯，一口喝完了。他又說：

「我喝完這杯酒。慶祝這位少婦。不過，我雖歡喜她，但我不用我的金錢。你要知道她是一個銷金窟。唉，寶瑪麗少婦啊，她固果是天下第一等的美人，但也是天下第一等險人。倘若金錢一近她，像流水入紗篩，一霎眼間，幾千幾百，就化爲烏有。」

賢勿士聽了他的話，就想起二個人：

「馬吉斯克化納和阿未愛培，就就爲了愛婦人，破家蕩產。損失一生的精力。這二個人是我親眼看見的，沒有看見的，不知多多少少哩。這毒種到赫納的身上，不論他有多少財產，也快用盡的。」

李高氏好像聽得他的話厭煩了，便說：

「我現在知道有一個貴國的同胞，和這婦人往來甚密，情投意合，自己以爲在極樂世界之中，但他們怎麼知道你跟在他們的後面。我看見這個英國人，揮金如土，一點沒有吝嗇的

樣子，這點大概先生早知道了。」

費勿士說：

「我這次來，就是爲了這件事。不過，不知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李高氏說：

「這不是我的推測，實在是先生告訴我的。」

費勿士若有所悟，大聲說：

「對了，對了，你是不是因爲我問你寶瑪麗的緣故，才知道這個題。」

李高氏呵呵的笑說：

「是，因爲問我這蕩婦的人，不僅是你先生一個人。而問我的人，十人有九人，都是想拘捕她的男人。所以今天先生一開口，我就曉得先生的目的在什麼地方。我不但曉得先生想捕他，我並且知道你爲什麼要捕他。因爲從他的用度奢華上看去，必定是盜寶有關案件。你現在認吧，我的理想對不對。」

費勿士聽了他的話，又驚又喜，眞欽佩他料事如神。這時李高氏看着費勿士的神色，便失聲笑說：

「我的推測和鐵一樣的堅定，請你不要見怪我。因爲我們做這偵探的事業，看見天下的事件，和看戲一樣。無論你是神是鬼，我們仍舊用鎮靜的眼睛看他。這末，才能成一個有名的偵探。先生不要以爲這一點點小事，就大驚小怪，而容易給人家推測。我就是利用這弱

點，知道你的寶石案件。現在我告訴你一件事：從前這地方，有一個貴族的婦人，忽然失了一隻寶石的戒指，失去以後，沒有一點可以懷疑的地方。因此，當局無從拘捕，後來他們就請我偵探。在巴黎四處偵查，卻一點影踪沒有，說是巴黎地方又大，費然費了我二個星期的時間。我沒有辦法，便到思未啓克。

中途遇着這貴國偷賊，這時我有十個朋友，是地是英國人，他專門偷寶石生意的，他和我很有交情。幸溫而遲，你認識這人嗎？」

費勿士點點頭。他說：

「我相信認識他。」

李商氏說：「

「因此，我就去尋訪他。同他推進門，卻看見有位英國人在裏邊出來。我想他是在我的朋友處出賣寶石的，不過他的形跡很可疑。直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的記着。」

費勿士說：

「他是在那賣去的寶石，就算不是他一個人的東西，實在他是我的朋友，從別處那裏偷來的。後來最終到巴黎來。」

李商氏說：「參謀問說：

「既然如此，應該趕快拘捕他，否則他現在和賣那寶在一起逃走，不論你的效率多到如何程度，他們立刻要用完了。」

費勿士假意非信的說：

「對這青年，我當然應該早點的補償他。不過他所得賞有，非常富裕的一時來必用得盡。然而我把在逃犯而來，他一定是知道的，他若他不久就要離開巴黎。況且他非常敏銳，不可以不預防他。唔，他曾經看巴黎，到今天還沒有走，這裏是我的運道了。因為我天天擔心，怕得真失。」

李高氏說：

「這是他相信自己的才能的緣故，以為他超出你的能力以外，所以便想結處置。世界上的事，往往有出恆理之外，而結果仍在常情之中，這種奇哉，我已在裏天前看到過，你知道這會事嗎？」

費勿士高興的說：

「我沒有遇到過，請你告訴我如何？」

李高氏聽了他的要求，不立刻回答，自己靠着椅背，從口袋裏摘出一支雪茄，慢吞吞的吸着。然後他說：

「這事的確是奇奇少有的。我現在不把當局人的名字告訴你，你是個聰敏的人，當然自己能猜得到的。巴黎有一個人，想和一個女子結婚，然而他很愛女色，想娶這位美麗的女人。他在混亂的情緒之下，回到家裏，就把自己的妻子殺了，又將屍體埋葬好，自己就逃走了。

過了幾天，他已到外國去了，但其他的人以爲他還在本國，就請我來偵查他的行蹤。後來爲了這案件，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却一點結果沒有。一天我去查他們的宗譜，知道他的母親是貴國的愛爾蘭人，於是我立刻動身到愛爾蘭去，來追蹤他的行動，他逃到愛爾蘭以後，自己以爲本領高了，極不顧忌，途中和旅客們談笑說話非常起勁。後來談到寶石的話；這時旁邊有一位貴族的婦人，拿出極大的寶石出來，給衆人看，表示自己的富有。恰巧這時候有一位旅客，他有一隻戒指，單拿寶石說，已值幾萬塊錢，說是從前拿破崙皇的東西。因爲他看見這貴婦人的誇耀，便把這戒指的事告訴了旅客。客人們一聽這話，大家都稱奇不止，都要求他拿出來看看，以擴眼界：但這時候天色已漸漸的黑暗了，他允許明天給大家看。

第二天，天剛亮，船到了索溼地碼頭，客人上上下下，擾亂得了不得，有的人對於這戒指的事早忘了，便紛紛的上岸去。等客人走完的時候，有一位女客，一定要他實行約言，把戒指拿出來看看。這位鬍鬚的客人，立刻答應了，去拿出皮篋來，他剛打開，忽然的驚叫起來，這個可愛的戒指，已不翼而飛了。並且不曉得什麼時候不見的。這人沒有了寶石，又憤恨又傷心，便上岸去報告警察局，請他們追捕，但全船搜遍，沒有一點結果。許多客人爲了吃搜查的寃枉氣，都恨恨的罵這位客人，然而他也沒有心去顧到他們。

船到貝法司特，這位失戒指的客人上岸走了。不知道是不是緣故，他逃不出法網。

當時這個談寶婦人的少年，想暫時躲避一下，到事過影移以後，他再回美洲來，娶這美麗的女人。後來我能夠拘捕到他，也是他自己以爲本領高過於我，一點不注意，恰那裏知道

他逃去以後，他的照片已飛滿在英國德國的每一個角落裏。他在逃走的中途，自己還神氣的到警局裏去報告戒指遺失的事。那警局裏的人，一看見照片，立刻認識他是誰，於是他們到貝法司特去，把他拘捕送到巴黎來。他若中途祕密不警。我那能拘捕到他。」

費勿士一面聽，一面時時點頭。

他們空談了一會，就在館中和李高氏商量拘捕赫納的事。李高氏說：

「你等赫納吃完飯，也許他要到戲院裏看戲，你倘若要去偵探他，還是到戲院門外去等他，因爲這地方人多，不容易給他發現。」

費勿士很高興，便同意了李高氏的主張。

李高氏又說：

「你倘若需要我的時候，我盡量幫助你。」

費勿士很感謝他的誠意。便付清酒飯賬，走出來雇一輛馬車，李高氏住的地方來。

這輛馬車，駛到河岸，便停了。這時看見高樓矗立。他們跳下了馬車，就走上樓去。

勿士站在窗口看着巴黎的全景。

李高氏有一個僕人，性極機警，而才能和李高氏差不多。他在李高氏的地方，已做得四十多年了，所以不論什麼事，他都非常熟悉。當他們一跨進門，他就送上茶來。他的迅速好像在二分鐘以前，已知道先生回來，早預備着一樣。

費勿士眞欽佩他的時候，李高氏忽然說：

「你在這裏坐一下，我派一個人去。多去偵查一下他們的二個人。」

說着話，就拿一張短短的信箋，很快的寫了幾句，接着電鈴，叫侯人來。不一分鐘，這個聰敏的侯人已立在他面前了。李高氏吩咐說：

「這信交給李司，叫他立刻去。」

他管家一聲，就出去了。

費勿士和李高氏又閒談幾句。

幾分鐘以後，李高氏忽然說：

「時候到了，你預備打扮工人還是小販，或鄉下的土老頭子，或鄉紳，請你選擇一種。你要那一個，我給你預備那一套服飾。」

費勿士微笑的問：

「你有看見過嗎？我決定扮一個鄉下紳士玩巴黎吧。」

李高氏即領費勿士到更衣室裏。

「這屋子，到處擺着怪的東西。而且費勿士每次來，每次看見不同的樣子。屋子的右面，有一隻大衣架，架子上的衣服，多得不可以計數，上至官員，下至乞丐，無不齊備。並可以證明法國偵探和英國偵探不同的地方，因爲法國的偵探沒有一個人能看見他們的本來面目的。

不久，費勿士化裝好了，他和李高氏握手告別。

費勿士走到化電影戲院，擠在人羣中，等待赫納出來。

時鐘打過九下，觀客紛紛的走出來，這時，費勿士突然看見了赫納，手臂上挽着一個極美麗的婦人慢步的走出來，然後坐着一輛極漂亮的馬車走了。費勿士忽然看見李高氏也在那裏，他立刻指着車輛的後背說：

「朋友，就是裝扮拘捕的人，向前面走了。」

李高氏笑着說：

「這位朋友的買物，大概不必三天工夫，就要用完了。」

費勿士回到自己的寓所，立刻寫了一封信給花時秋花時姑娘，告訴他們這種種的情形。

第三天上午，費勿士穿好外衣，正預備出去拘捕赫納，忽然一個僕人匆匆的進來，說有客人來見他。

他還沒有說完，那客人已進來了。費勿士一看，已驚駭呆住了。

原來這客人就是費勿士要拘捕的赫納。

十二

這件奇怪的事，誰也料不到的；赫納在倫敦的時候，東竄西逃，後又怕行動不方便，給費勿士拘捕，才逃到巴黎來。現在既然徒手來見費勿士，不是自投羅網嗎。但世界上往往有這些奇怪的事；他從從容容，面上雖有懼色，却不十分厲害。

他看見費勿士，恭敬的行了個禮，然後坦然說：

「費勿士先生，我清早來擾亂你的安靜，請你原諒。我因爲紀念先生匆匆忙忙的到巴黎來，所以很想來看看你。又怕時間遲了碰不到你，因此這末早來了。」

費勿士驚奇的問：

「你在一星期以前，好像有什麼打算似的，爲什麼今天忽然這末做呢？請你告訴這原因？」

赫納說：

「這次我來，原因不一定，因爲我想着從前的事，再三考慮，我覺得非常後悔，躊躇和你商量，趕快了結。」

費勿士高興的說：

「你體想起從前的事，眞是不容易了。我本來受可特和花特南先生的委托，跟躡着你。現在你既然願意了結這事，你從此可以自由，而我也可以省了許多麻煩。不過，我問你，你怎麼肯自悔的？」

赫納說：

「先生爲他們二人的事，也不是一天二天的事了，你天天跟着我。但他們二人所以和我有仇，這原因，先生也許還不知道哩。現在我大概的告訴你，不曉得你可有工夫？」

本來賚勿士相信他們三個人的，究竟不知爲了什麼事，互相的仇視有這麼深，想探個明白，現在聽到赫納的話，自然心裏高興極了，便急急的問：

「當他們二人在東方傳教的時候，大概你已和他們是朋友了？」

赫納聽了這話，驚愕住了，他說：

「奇怪了，先生的話，我從來沒有聽到過。花特和可特他們二人，難道是傳教師嗎？先生一定受了他們的騙，他們那裏是東方的傳教師呢。他們的爲人不是感化人類的道德，而是感化人類搶奪金錢，送到自己的口袋裏。倘若先生相信他們，不是太笨了。」

他說完。怪聲的大笑起來，這笑聲是那麼可怕難聽。

隔了一會，他又對賚勿士說：

「賚勿士先生，我今天所講的話，你聽了以後，一定以爲奇怪的。但我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你肯答應幾分鐘的時間嗎？那末先生可以知道我們中間的一切，而毫無足怪了。先生

可曾聽到他們提起寶石的事麼？

賈勿士說：

「我當然聽到過，花神說你給了他們的寶物逃走了。」

趙清「是這話，急急的說：

「大錯特錯！倘若我們的寶物麼？這裏就說明先生不知道這寶物的來源了。這裏先生不知道，如果是知道了，亦一定要去拿這寶物，寶石告訴先生，我們的寶石，是在這個地方拿來的。他們二人把寶石藏在我身上，後來忽然給山野人看見了。於是我們三個人，就統統給他們抓去了，先把我們帶去的僕人殺死，然後弄瞎花特的眼睛，剪斷可特的舌頭。這時我幸運的保佑他把繩索的繩索解了，我就逃到深林中去，吃盡苦楚，才離開這虎穴，於是我離開野蠻的境地，回到英國來。剛才我是僥倖，能看見這高貴的文明生活，既看自由的空氣。」

趙清說到這裏，忽然停止不說下去。他的面色也更樣了，身體也在微微的抖動，他的眼睛看著十分驚慌的樣子。

停了一刻鐘，他又繼續說：

「我來倫敦，就覺急的回來。途中經過紐約的地方，這塊是英國的商埠，我看見一時，原自殺，他看見了，十分的同情我，招待我非常週到，我在那裏住了幾天，當身體復原以後，就到達寶塔，趕到倫敦來。」

賈勿士聽：

「你在船上的時候，是不是用查利白吞的名字？請你不要害怕，實在的告訴我。」

赫納仍旧然說：

「是的，我改這名字，原因很多，先生不能爲了這事而責備我。因爲我得了這許多財產，想改換一新，然後做個富翁。」

愛勿士又說：

「你這樣改以後，就實有實用了多少，這時你都沒有用自己的名字，瞞着寶石商人不肯說，是什麼原因？」

赫納說：

「我倘若用真名字告訴他們，那麼我拿雖然上上一定要刊登這新聞，這我是最不愛做的事。因爲那時不得和可靠的生死未定，倘若他們倘倖沒有死，從兇手底逃了出來，那他們就我的仇恨是如何的深，當然他們非得到我才甘心。這一點先生是親眼可以看見的，所以我要用假名字，就爲了這兩個原因了。」

愛勿士又說：

「但你的居心是如何的可惡，你想欺侮他們二人的耳目，獨個子享用這麼多的財產，不是太過分嗎？」

赫納這時不好意思的說：

「這是我的過失。雖然我極心力，百計陰謀，才能帶着這寶石，逃出兇人的手裏回到可

國來，我還會不動心而專心獨吞。眞所謂利令智昏，我之所以出此下策，自然使他們非常的憤怒。」

費勿士龍着他的蹤迹，心裏十分欽佩他，便以朋友的態度對他，並不停的問他。

「你在什麼時候知道他們回國來？」

赫納說：

「他們第一天到倫敦，我就知道了。這因爲我得了這麼多的財產，心中當然不能安定，天天怕他們沒有死；每天由陸宮埠來的船隻，我都盯着看他們。」

費勿士又說：

「你看見他們貧窮到如此的地步，和乞丐一般的回到英國來，你難道沒有一點同情嗎？」

赫納搖搖頭說：

「我不是沒有同情他們，那是因爲我既然隱瞞不用自己的名字，就沒有辦法去幫助他們。」

費勿士又說：

「你怎麼會知道花特他們請我偵探你？」

赫納說：

「我因爲親眼看見他們到你的辦公室來；我立在街的對面，後來等他們走了以後，我才

走了。從那天以後……」

費勿士這時才明白這事。竟哈哈大笑起來。他說：

「你那天不會相信我肯幫助他們的吧？」

赫納說：

「對，我知道先生才能模好，倘若幫助他們，對我當然不利，於是我極力破壞他們。」

費勿士說：

「那天自稱愛華德的人，就是你吧？」

赫納驚訝的說：

「我當時不知道你是個信義的人，才做這惡事，更不該與二個惡人來跟隨你。現在我想起來，異後悔極了。今天我來，就爲了這事。」

費勿士說：

「你來了預備怎樣？」

赫納說：

「我從前貪財，結果享不到幸福，東逃西竄，壹伏夜出，一點生趣也沒有了。若平分以後，我也有二十五萬磅，我一個人用，已足夠了，何必貪圖許多錢。現在我後悔了。」

費勿士說：

「你不要騙人吧，二十五萬磅，你這女人一用就完了。」

赫紹說：

「沒有的事，他那裏會用我這許多錢。現在我問先生，花時間可時他們的意思想得多少？」

費勿士說：

「這時我可不知道，且問你現在用去多少？」

赫紹立刻拿出一本日記簿，看看日記簿，對費勿士說：

「一共九十三粒，我賣去小的六十粒，剩下的不過三十三粒罷了。現在我以五十萬磅送給他們二人，不知他們滿足否？」

費勿士說：

「你真慈厚，不過我認這寶石，值二百萬鎊，現在這一點點分給他們，你一個獨得一百五十萬鎊。」

赫紹說：

「我想把這寶目分給他們，他們一定心願意足了。況且這寶石的來源，是不名譽，他們不能告法庭的。」

費勿士問他是什麼原故。他說：

「我容易與自問。因為案件事，沒有人可以證明的，法庭當然不能受理的。現在我請先生轉去，先生以為如何？」

費勿士說：

「今天我打個電報去，不過我的預料，他們一定是不肯允許的。

赫納說：

先生倘若能好好的勸他們，他們不見得不接受的。請你為我盡一點力」

費勿士說：

「你專門責人家，不責自己，太過份了。」

赫納說：

「這事的成敗，完全在先生手中了。俗語說：『鳥在手裏，不去捉它，稍一遲，機會就失去了。我們做事，怎麼可以等待，況且我所以這麼做，不過出於仁心，我是性急的人，先生一定知道的。」

費勿士說：

我老實告訴你，我怎麼知道你的計謀，也許幾分鐘以後，你離開巴黎他去了。你不要說吧，我決不能相信你。」

赫納說：

不，不會的。我要是他們，先生也能偵探得到，況且我女人的女僕，已和先生所派的偵探很要好，我是要說老實話的。」

費勿士大吃一驚，急急的問：

「你怎麼知道我派的偵探，並且和你的女僕要好？」

赫納得意的說：

「這方法，怎能瞞得人家的耳目。倘若先生肯我施法，仍派他跟我就是了，先生既然知道我的地方，請你贈玉一數，我當然若名以待先生，然後請先生赴宴。先生勿要怕我，我決不會對不起先生的。雖然罪人歸偵探，是從來沒有的事實。先生不妨他人不敢做的事，試下。」

費勿士想利用他的陰謀，便允許了。於是對赫納說：

「可以，我一定到席上來。」

赫納走的時候，回頭對費勿士說：

「先生立刻打電報去，或者今天晚上就能得他們的回電。」

費勿士等他走遠了，自己私語：

「這眞是我從來沒有經過的事，我眞佩服赫納的手段。他敢給朋友百萬寶石，又敢請偵探赴宴，他的膽量眞不小了。」

於是他發一個電報給花時姑娘，請她轉告叔父。

費勿士走在途中，想起花時，他說：

「花時不是要金錢，而是要他的人，倘若看這電報，更怒不敢。也許有意外發生。直到下午三點鐘，回電果然來了，費勿士打開一看，只看見簡短的說：

「請你告訴他，我要總數，否則一錢不要。」

費勿士講完，他急急說：

「藥劑知道這回電以後，必定立刻逃走了，我孤能隱密起來，不使他曉得。我另外還要預防。最要緊的事，就是要時時注意行動，不要給他逃走。第黃已給他知道了，我該派另外一個人去。」

他想到這裏，又想去看李高氏。

費勿士走進門，李高氏恰巧沒有出去，費勿士告訴他要一個人，又把藥劑的事告訴了他，李高氏聽了說：

「你今天要知道人間真吃飯，妙極，妙極。朋友，我一定要爲了準備。你自己應該當心。」

費勿士說：

「我的要求你肯允許嗎？」

李高氏說：

「一定照辦，我更願意做這事，幫助我的好朋友。不過一個人，就是十個二十個，也沒有用處。保羅，他的本領很大，不論什麼事托他，勿必顧心。」

費勿士高興的說：

「這更好了，我眞感激你的厚意。」

沒有一支煙的工夫，保羅已扮成一個賣火柴的人，到赫納附近去賣火柴了。

這天晚上，費勿士換了衣服，去赴瑪納的約會。

到了那裏，瑪納還沒有到。費勿士坐了多時，忽然聽車輛的聲音，費勿士伸出頭去一望，便看見一位紳士，費勿士仔細一看，眞是瑪納。

他走進來時費勿士說：

「請你原諒，要你多等了。照理我應該先來，後來爲了一個朋友的事，所以遲了。」

他說着，引導費勿士到一間房子裏去。

這裏已經佈置好了，這些東西，費勿士都沒有看見過，他不知費用多少金錢，去收買這些奇珍異品請費勿士。

這時費勿士說下去：

「是的朋友，瑪納是個絕色人，現在因爲我東逃，又賣我朋友，我吐盡精，面色和藹可親，很像一位高貴的紳士，奇怪，奇怪。我看他的樣子，確是是逃犯，做過奸手的人。」

他剛在吸鴉片煙，又談到起賣有的事。瑪納又問：

「你接到他的回信沒有？」

費勿士爲難的說：

「我接是接到了，不過原說的話，使我不十分滿意。」

赫爾說：

「先生的意思，他們不肯接受我的要求嗎？」

費勿士說：

「是呀，他們要爭數，回電就是一句話。」

赫爾聽了，一點不動聲色，慢慢的說：

「這麼好，我早已聲到他們要於這事，不知如何結束。好，今天請先生勿必提起這事，我們爽快的喝酒吧。」

於是赫爾和費勿士痛快的吃喝着，對於花特地的事，一點沒有提起，吃完飯，赫爾若敗的拿出雪茄，費勿士吃，他又說：

「時候還早，我想請先生到某戲院去看戲，先生肯同去否？」

費勿士笑着答應了。

赫爾和費勿士走了飯館的門，坐了車，往戲院去，在路上他的二人談得非常起勁。

車子走了好一段路，費勿士奇怪了，就探開車窗，看見已不是巴黎地方了。費勿士驚恐的問：

「這車夫是什麼道理，還是醉酒了。這絕對不是到戲院去的路。赫爾我友，你應該告訴他，不要叫錯了路。」

赫爾說：

「不，不會的，你不要急，因爲巴黎的車夫像交倒乘客敲竹槓，是常有的事啦。」

但又走了一段路，仍是背戲院的路開去，費勿士忍耐不住了，對車夫說：

「車夫太奇怪了，我知道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薩納板起面孔說：

「停，這是我告訴他的。我已備置好了，你照我的命令做去。」

費勿士沒有勇氣的說：

「你已有備置，預備怎樣對付我？」

薩納高聲氣的說：

「現在不妨先實告訴你，我預備了一隻鎗子殺你的。」

費勿士說：

「你錯了，你這時候告訴我麼，遲早呢。我要走了。」

費勿士說完，立即來要走了，薩納急伸出一隻手，一支手槍指在費勿士的腰間，厲聲喝住：

「坐着，爲了你自己，還是靜坐的好，這時候，你還能做什麼呢？你再動，我的槍彈要出來了，你要曉得薩納的爲人，不是良君子。」

費勿士在萬難之中，想想自己是固有聲望的人，竟爲他惡人所弄，但費勿士是個偵探，何必用武力和他爭鬥。因此說：

你的手段真高超了，惹個玩弄我。現在你把我送到什麼地方去？」

蘇姐說：

「幾分鐘以後，你會知道的。那裏是你的偵探學校。以後你少相信人家的謊話。一個不會說謊的人，必相信人家的謊話。」

費勿士說：

「我的性格和普通的兩樣；普通人對於父母的命令，師長的教訓，朋友的規勸，都能接受考慮，思前顧後，但我却不同了。因爲我沒有家庭的牽累，只知向堅決的目的前進，以達到最後的勝利。至於人家對我侮辱，絕對不計較的。現在我看你的樣子，和我很像。」

正在他們談話的時候，車子忽然停了。車夫恐喝一聲，車前似有人開了大門。接着車子又開進一座大屋裏去。

十三

這時，警局已把愛勿士送到一間黑不見天日的房子裏去

愛勿士自語的說：

「我真然到極點，竟上他的當，現在要逃走也不可能了，那裏能得到拘捕他呢。花特姑娘和他們，以重金托我，我現在做了籠中之鳥。」

愛勿士是很灰心的，他頭重的趴着自己的心口，他想：

「我既然被他我圈起來，那末自然沒心的可以逃走了，以後影蹤全無，沒有法子可以搶他。再進一步，他也許用狡詐的計謀，離間我和花特他們的關係，說我得了財產逃走了。唉，倘若他真的這樣做，我以名譽換地了，給人家是如何的好笑。」

愛勿士想到這裏，更想到一件可怕的事，他想：

「這些到底事小，最使我的難過；就是將來有什麼方法再可以得到花特姑娘的歡迎，和她甜蜜的愛的情。唉！我有什麼方法復還他們？」

愛勿士想了又想，他又憶到才的情況：

「當立開這大廈，三個陌生的男子，立刻走到車前來，不問槍由接着我就走。可憐我剛

不敢來，任他們的支配。可惡的薛納還用譏笑的口吻對我說：「一天忙到晚，眞疲倦極了。今天承先生的看得起我，伴送我到這地方來。現在請你進去，喝幾杯酒，你看怎樣？」我沒有回答，只因遇的看去，看見園牆很高，遮蔽天日，我跟賊人進屋子。看見這屋子很寬敞，不過已破舊不堪。走過一間大廳，到一間小房間裏，僅僅是一張三櫈，地上有一塊地毯，鬼火一般的光，照在室內，可怕極了。我說：「我現在告訴你一句話，你自己想一想，你現在所做的事，實在壞了。眞知道將來的罪名更大，你不要自己以爲得意得很。」但薛納口銜雪茄，他說：「我不擔心，要是我擔心，我當初就不這麼做了。唉，你勿士先生，你做這事業，要是很危險的。你是我的仇人，我們不必爭論。賣勿士先生，我現在還算饒倖，這樣以後，倘探們才不敢看輕我們了。」他話沒有說完，我怒喝說：「止！薛納，你不可以這樣譏笑我，否則，我有方法對付你了。你既然送我到這裏，你不許等在這裏，眞討厭。你不走，我卻要走了，再不願和你這留一刻鐘了。」這時薛納稍稍躊躇，然後吐出嘴裏的烟。又說：「你不要性急，這裏暫時坐一下，我和你一起走。這時，有兩個敵人：他想得到你而甘心，你想這兩個是誰？」我說：「我怕什麼，你不妨立刻殺他們來，凡是花特和可特所受的毒刑，我也願意受，但只希望你趕快出去。」薛納才站起來走到門口，剛要關門的時候，他又仰進頭來對我說：「現在告訴你一句話；我提想起來，從今天起，花特和可特對你的仇恨，像你今天恨我一樣。現在我們要來別了。我不但離開這屋子，並且我要離開這城。恐怕和你沒有再見的一天。現在我爲你打算，請你靜靜的坐着，老死在這屋裏。」雖然先生竭力奉勸，可

沒有用了。我所愛的佳人，雖美又柔，終面試實可羨。他們的平安和危險，也和你的生死相關。他們不為動情，不為利益可誘惑。賭，還有一件事可以告訴你，這裏有一隻狗，非常忠心。好，再會了。」他說完。把門「砰」的關上了。」

費勿士心頭亂跳，毛管豎直。他看看四週，他門窗堅固異常，窗上用鐵柱閂着。不論這的計策高妙，也不能出這險地。費勿士無可如何，暫時脫衣服了。

他到了牀上，似在針毯上一樣。左右都不舒服，躺了二三小時，可沒有合上眼睛。

他翻轉了一會，才漸漸睡去，他似看見花時姑娘窈窕的走近他，微微的笑着……

費勿士又驚醒了。他自語的說：

「哦，我費勿士為什麼遭這樣苦，竟給仇人所困，還弱到這地步。」

費勿士越想越氣，越氣越苦，忽的又從牀上跳了下來，去望望窗口，却黑暗得沒有一絲光線，他又回到牀，呆呆的坐着。

天色已由黑暗而轉到光明。太陽仍和藹的爬進窗來。這時費勿士沒精打彩的走到窗口，看看窗外。

那裏圍牆很高，若費勿士逃走了就窒，要離開這高牆，却極不可能的。費勿士看到這裏，心裏一寒。他又退回牀前來。

忽然地板上開了一個方洞。又伸上一隻手，正當他驚怖莫名的時候，看見麵珠麵包，一一傳到地板上，然後那地板的洞又閉了。

這時，費勿士覺餓火燒在心頭，看見這些東西，立刻吃完了。雖然這些東西和昨晚的晚餐比較起來，相差萬倍以上，然而費勿士覺得美味可口。

費勿士吃完以後，感覺舒適說：

「飢者甘食，這話眞不錯。」

費勿士又和小鳥談的過了半天。太陽已到正午的當兒，忽然地板上的午餐又放在那裏。後來天色黑了，費勿士的肚子和小鹿一樣，可是地板沒有晚餐上來。他因爲飢餓的緣故，時時去望這個洞，但一次二次……都沒有一點動靜。費勿士相信再不會有東西來了。

這時他忽然聽到皮鞋的聲音，漸漸的走近他的屋子來。費勿士到鎖孔裏去望，却給黑暗蔽住了，一點看不清楚，然際音愈來愈近。

後來門終於開了，三個雄糾糾的男子，站在費勿士的前面，可沒有一點聲音。

費勿士顫抖不能自己，他拿燈去照他們的面龐。

看見一個人提着一隻燈，站在最前面，在這人的後面，跟着兩人。

費勿士仔細一看，却用凝狂一般的笑了。這是誰，費勿士怕花了眼睛，然而他總於清楚楚的看見他是他的老朋友李高氏。在他身邊的保羅。

這時李高氏說：

「對了。我昨天到你住的地方去。卻沒有看見你，我當時想起你是到賊窩會的地方去的，這麼遲了還沒有回來，我就很爲你担心。今天我一清早就再去看你，但你還沒有回來，我

知道你發生危險了，立刻回去。我剛走到門口，看見保羅氣喘喘的跑來，說你昨天和赫爾同坐了車子走了，看見一個人回來，看看他的行動匆促，不五分鐘，他的行李後的火車站去，我知道你危險了，我馬上偵查你，後來在破舊的屋子裏才找到你。」

費勿士緊握李高氏的手，再三的感謝他，並且問他怎麼會到這屋子裏來的。

李高氏說：

「這是很容易的事，你還不知道嗎？現在守在這屋子裏的人，統統散去了。他們想餓死你。」

費勿士說：

「我早料到他們的手段。現在我決定要捉住赫納，才能雪此仇恨。你們現在知道他的下落沒有？」

保羅在旁邊說：

「我知道的，他已逃到那坡黑師地方去了，我偵查他一點沒有錯。當他走的時候，假裝一個貴族人家的子孫，一同他到買票處，看見他買了張這地方的車票。」

費勿士急急的說：

「然而要快點，我立刻去，偵查他的地址。因為他以為我關在這破屋裏，已餓死了，他決不會知道我突然的去。」

李高氏說：

「[illegible]。你[illegible]。我願意一道去。」

費勿古道：「你的[illegible]思[illegible]很，不過你和這[illegible]沒有關係。我[illegible]是男子，你這來[illegible]跟我去，叫我這麼[illegible]心。」

（[illegible]李商民說：

「不，我這次去不過為了你，也是為了自己。我今所[illegible]探問的思人，很穩立則將[illegible]他[illegible]詐比你還急呢。」

費勿古道：

「這是什麼緣故？」

李商民說：

「這事不是一言兩句可以說得完的，關係於東方的一個大資產家。我曾探這案子，當時不僅將要犯[illegible]，而為我出經過到一個犯人，而孔和你的思人[illegible]。不過已忘記他是什麼人[illegible]昨天[illegible]地[illegible]國人寄來一張相片，看見面上[illegible]，倘若細心的人，一看就知是你要[illegible]的人，不過是人面各字而[illegible]了。更有一[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了這一[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勸你[illegible]許能早日[illegible]。」

費勿古道說：「[illegible]，我為[illegible]位忘[illegible]探[illegible]助，也可以不[illegible]心了。因為說：

「[illegible]早點完[illegible]，再去[illegible]何[illegible]」

李高氏說：

「我早在對面的酒館裏預備好了。」

他們大家狼吞虎嚥的吃完，三人坐了一車，向目的地前進。

在車中李高氏說：

「我勸你以後應該格外當心，再不要上奸人的陰毒手段的圈套。我們做偵探的，答應要緊，不可以不注意。」

費勿士聽了李高氏的話，非常感動，並且這樣說：

「世界上最招不到像你這樣的朋友。」

不一會，他們已到旅館的門前，旅館的主人一看費勿士回來了，問長問短，態度很謙恭費勿士的樣子。並且有一封電信給他。

費勿士走到房間裏，洗臉完畢，正要看電報的時候，忽然旅館的主人跑上來，說有一個女客要見費勿士。

費勿士大吃一驚，問這女子是什麼名字，但他搖搖頭。費勿士以為她一定是羅納雖奸細，想不去見她。但結果還是去見她。

這時燈光黑暗，費勿士走到會客室來，只看見個女人的模樣，因此費勿士問：

「來見我的是誰？」

他的話沒有說完，一個女人說：

費勿士先生，我們有久不見了，你忘了我嗎？」

費勿士一聽這聲音，失聲笑說：

「花特姑娘，你怎麼來的？」

花特姑娘說：

「話長着呢；我現在患難之中了。我的產業被人騙去了，今天不知人家的方法了。」

費勿士吃驚的說：

「我不知道，他們到什麼地方去？」

花特姑娘又說：

「我想他們一定來追蹤尋覓的。前星期間，我父親的財產有大大的改變了。我以爲這是金錢關係，我怕急於要用，就在銀行中提了一部分錢出來，放在抽屜裏。但是今天不翼而飛了。我想他們一定拿去做別費了。」

費勿士說：

「他們已知道敝舍的住址嗎？」

花特姑娘說：

「他們知道的，先生來的電報，我告訴他們，以後他們常常念這地址了呀，我怎擔心他們的生死呢？」

一面說，一面用手帕去拭眼淚。費勿士聽見這消息，非常驚訝，他盡力的安慰她。

花特姑娘又問：

「這次我來，先生爲什麼一點不知道？因爲這個電報來時你了。」

費勿士說道：「我手中的電報就是花特姑娘打來，但時少點鐘前的事情，就說出門去了二天，所以沒有知道。」

正在這時，李高氏來了，她看見有二個女客在那裏，便用法國語說：

「我不曉得這裏有女客，對不住，請恕諒我，」

費勿士聽了的說：

「這是花特姑娘，就是請我探案的花特先生的姪女。她自英國來，並有奇異的消息；說花特和可特二人，現在忽然出走了，不知所踪，據花特姑娘說，他們是到這裏來的，是來追蹤林納的。眞是如此，他們二人自的不是爲了賞看，而是爲了復仇。這是危險極了。現在我們先去尋找他們二人的所在，去勸阻他們，請他的地方，具好好時不去。」

李高氏聽得嚇了口氣，表示這變化的尤突，

費勿士接着又說：

「就在林納已證明巴黎了，否則羊入虎穴，自自送到他的手裏。我想他們若在林納沒有走以先已來到這裏，那麼他們必定到達林納住的地方去，現在林納將要你先說話。他時我你來問，這太想來看你了。」

李高氏說完費勿士的話又走了。費勿士把李高氏的話告訴花特姑娘，並且又告訴她，他也要狗捕探納。他說：

「我們明天到那邊去狗捕探納，李高氏也和我一同去。」

花特姑娘疑惑的問：

「他逃到那邊方去了嗎？那麼我的叔父也一定逃去的。我不能見叔父的面，我担心極了。」

費勿士一面等三爵爺，一面告訴店主預備晚餐。另又收拾一間房間。

吃飯的時候，花特姑娘等三爵爺與費勿士招待的周到。

晚間飯後，花特姑娘吩咐女僕把行李送到自己的臥室裏去。

女僕走了以後，花特姑娘對費勿士說：

「我在巴黎國家銀行裏的行，我想和你們一同去。我想我的叔父一定在那裏。倘先生能得賊人，我在勞遜皇帝坎爲國叔父。」

費勿士很高興的答應了。

花特姑娘坐一點說不盡的快意對着費勿士。

李高氏忽然又立了，他跨進門就說：

「花特他們已到巴黎，並且已到達他的地方去過，不知他們怎樣知道赫納已逃到那邊去的消息，現在他們預備坐二點五十分的早車去。我們快預備一切，跟他們一起走。」

這時花特姑娘聽說[illegible]，沒事非常安靜。

費勿士又[illegible]這[illegible]。

李高氏呆了半晌，[illegible]花特姑娘。

什麼？你要看這[illegible]去的日期說了一遍。

費勿士便把花特姑娘[illegible]

李高氏飄然費勿士答應[illegible]去，也沒有什麼反對，他又和費勿士商量一會明天路上的情形，便匆匆的走了。

巴黎到那坡累師，距離果然很遠，不過有火車可以直達，所以也不見得不方便。上午動身，下午就到了。

花特姑娘因為路上的疲倦，一到旅館就歇着休息，李高氏和費勿士出去查訪勞納的蹤跡。

後來調查的結果，知道勞納已預備到遠東去。

李高氏說：

「這人頗發滑。他故意[illegible]公司說到遠東去，以亂人的耳目。我的猜想他一定到歐洲去，當時我馬冷靜的揣方解決[illegible]。」

於是費勿士立刻拍電報[illegible]察局，叫他們去捕勞納。

他們走出輪船公司電報局，便去拍電報通知[illegible]特他們的行蹤。

花特[illegible]、[illegible]。所以費勿士決[illegible]同時[illegible]遊[illegible]。這時他們[illegible]在一起，[illegible]一天的[illegible]李高民見過花特[illegible]一個女人，非常[illegible]。

他們在那[illegible]，一面[illegible]玩耍，一面到各的[illegible]公司打聽消息。

「天，[illegible]」

「[illegible]」

費勿士[illegible]：

「我們一定[illegible]了。」

李高民說：

「我們現在不[illegible]二人，要[illegible]，你以為如何？」

費勿士反[illegible]說：

「我相信花特[illegible]，所以我[illegible]去查[illegible]，不[illegible]去查訪花特他們。」

以後他們[illegible]。他們又[illegible]，沒有一點效果，好像他們三個[illegible]。

正在[illegible]，[illegible]，說昨天他看見一個瞎子，一個聾子。並且他們[illegible]。

費勿士相信[illegible]。[illegible]定花特他們一定到[illegible]地方去。[illegible]

一定逃到那地方去了。

費勿士說了幾句鼓勵小孩子，自己進去告訴花特姑娘。

花特姑娘聽了，神色非常驚奇，費勿士問她什麼緣故。她說

「你們既然勿遊了藝術的地方，自然就要動身走了。可是我是知何的叔叔。」

費勿士告辭她，叫她一同去。自然立刻快活了。

印極利風景很好，他們站在甲板上賞玩這山明水秀，風和日麗到這時。他們竟忘了自己的責任。

不一會，海關來驗行李了，才打斷他們遠眺。

他們上岸以後，就去問海關的職員可曾看見花特他們。

這時有一個海關的工役在旁邊說：

「我看見了，他們離開以後，坐馬車走的。」

又另有一個人，又手指着說：

「你看，他們的車還在走呢。」

費勿士回頭去，看見一輛馬車，風一般的向城中進行。

一車在前，一車在後，像的追趕樣子。

不一刻兩車已停在一家海濱旅館的門前，於是費勿士也不暇不顧的住在這旅館的另一間房間裏。

這時李高氏說
事不遂了，否則又生變化。我出去使電報納，你趕緊花特姑娘的時間。
費勿士很贊成李高氏的提議，大家分頭進行。
李高氏走了，費勿士看見花特姑娘精神很疲倦，便和她到後園中散步。
費勿士在散步的時候，時時探問花特姑娘的情意。
花特姑娘表是低着頭沒有問答。不過最後的表示，很愛費勿士。
李高氏匆匆的跑來，看見費勿士春風滿面，時露笑容，李高氏知道他得美人的允許。他說：「祝賀先生的成功。現在再告訴你一件好消息；現在外面探得赫納的所在，據說他昨晚到天以前到達的。現在住在拉南的別墅中，和我們相差不過十五里路。」
費勿士在聽得時四大笑。
他接着又說：
「你知道我從什麼方法探得赫納的所在？我告訴你吧！我走到城南，看見一家招牌寫着水器店。這時看見一個人在做買賣，於是我也假裝買東西的樣子，去探查他的實為。他賣的人所買的東西，都是擁護上等的物件，雖然價格很高，他一點不曾顯到。因為我向那人買東，問他為什麼買這許多上等的家俱，你們的主人是姓什麼？那人一點沒有猶疑的說：「我的主人在近天南的這裏來的，並且他的財產很多，現在一個人住在一所大洋樓。」我又問問這主人的名號，我聞聽的一驚，原來這人的主人就是赫納。」

這時費勿士立在窗邊，說：

「花特他們也沒有離開這裏。」

花特聽見費勿士的聲音，就說：

「既然他們沒有走開，我去看看他們，勸他們回家去。」高氏

費勿士反對的說：「不必去了。」

「你的意思是說，但現在叫他們回家去，即是絕不可能的。我們現在要辦的第一件事，就去報告警察局，是快把他拘捕起來。既有警局的人在旁邊，他們三人中間，絕不會發生其他的危險。」

李高氏不等他的話說完，就急急的到警察局裏去了。

直到下午五點鐘，警局的探長就說：

「費勿士先生，我有一件事。」

他們在門外。李高氏

「我看見花特他們剛剛的走過，似乎他們已知道警局的地方。我們現在不快點去，他要發生危險了。我已通知了警局的探長。」

費勿士走進門去，花特聽見他們所說的話似的，她對他說：

「我知道你們這次去，是要捕拿我，我希望你們勿不可使他和叔父見面。」

費勿士答了一聲，就和李高氏走出門去。

他們門口，已有一個警察守着馬車站在那裏。於是他們就跳上了馬車，命這賬馬車和警馬，說，向目的地前進。

不一會，已到了海濱的別墅。這時太陽已沒有了，一丈以外就看不清楚景物，這別墅是在海邊山頂上的，別墅的下面，四週臨海，只有一條過路。

他們到了門外，給車錢下來。

警察按了按電鈴，就有一個小侯人來開門。警察搖搖手，叫他不要聲張。

他們走過一個紫藤的花園，就到一所精緻的屋子前。

這裏可以望見四週的海面，光波閃閃，景色絕佳，倘夏夜在這裏乘涼，是最好的所在。

後來小侯人走進去說：

「我們的主人沒有睡了，剛才也有二個人走進去，現在還沒有走哩。」

大家聽了吗？[illegible]

「你去吧，我們自己[illegible]」

那小侯人走了，[illegible]說：

「這賬人非常[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人比，你們帶[illegible]虛格外準備。」

這時室內隱約有[illegible]，他們經心一聽，果然是特的聲音。

幾分士[illegible]

「花精，他們已在辨認了，我們快逃去，要是遲了，就來不及了。」

經驗室內又傳出聲音來。

「可惡，快點快點提起來，他若敢動一動，我的槍枝立刻打碎他的腦袋。不義之賊，我要你和殺死一樣。你給了我們隱藏的寶石，我們過走，你以為土人一定會把我們殺死。你的行為比禽獸還不如。我們可以原諒你，但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們竟能碰到你。你瞧，我們是如何受苦。」

這時似乎聞步移近的聲音。接着又說：

「可惡，你快把這鐵鎖住他的手，他若反抗，我立刻叫他死去。天哪，我日夜盼望，希望有今天的一日，果然，今天我這快的可以殺這惡賊……」

他說着這話，他們已逃出面了。

綠林背靠陰暗的大窗口，不說話。

花精站在食桌左邊，緊握鐵鎚。

可惡站在食桌右邊，以鎗只瞄準對納，切齒憤怒，似乎想吞噬對納。

停，誰也不可以動手。」

警察進門的時候，聽喝住他們。

花精聽着了聲音，即向窗旁的地方沿着。

這時，對納看見他們逃去了，不但不怕，並且露出驚怪的神情。因為他知道他們一定會

[illegible]花特的暴行。

其實這時的費勿士看見赫綺，[illegible]之剛骨，[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止花特的暴行。只說：

「花特放下你的鐵鍊。可惜停止鬧口，法律是最公平的。這裏不是復仇的地方。

李高氏拿出約票，手搖。走近赫綺的跟前去。

赫綺說：

「還，為了什麼罪？」

他的話還沒有完，花特擲去手中的鐵鍊，逢住赫綺，將拿的和赫綺格鬥。旁邊的人雖然

竭力解勸，可沒有一點效力。

小賊[illegible]忽然花特發手緊握拳的喉嚨。

赫綺面眼得通紅，雖然極力抵抗，却一點不生效力。

「嘩嘩」「嘩，屋子也有些震動了。大家的眼睛一花，猶見赫綺和花特二人衝破玻璃，

跌到「千尺以下的海裏去了。

他們急急的跑到窗口，只見洶湧的波濤，漫無邊際，並且怒氣怒下的海潮，似在找尋他

命的遺跡。

費勿士嘆着氣說：

「天哪，為什麼有這樣可怕的計呢？

[illegible]

他們回過頭來一看，看見花特仆在地上，傷心的抽搐。費勿士很同情的安慰着他。

警察們便去撈他的屍體。

他們在幾十丈深的大海撈了半天，僅僅撈着了花特的屍體，隨着的屍體大概葬身魚腹了。大家忙着搜索屍體工作，可惜還是也失踪了，經四處查訪，可沒有一點影蹤。

大家他們又忙着搜索婦納的居室，可沒有一點霞留下，至於寶石，不知埋藏在什麼地方，也許和他一起到了汪洋大海。

費勿士把一切事務料理完畢，就和奇高氏回旅店來，又將花特的消息告訴花特姑娘。

她聽了傷心的哭了一會，好在這事是意料中的事，她經費勿士一勸慰就定了。

讀者們，這事發生的次年，費勿士就和花特姑娘結了婚，他們並且養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寶寶，費勿士自結婚以後再不幹這危險的工作，他已成一個鄉紳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渝初
世界[illegible]小說名著叢刊 荒林奪寶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匯費

主編者 林 鏡
著述者 金 川
出版者 上海國風書店
印行者 重慶啟文出版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經售處 重慶 林森路特二十四號 建國書店

圖6292

87
772769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字第二三〇號

荒林奪寶

金川譯述

啓文出版社

實價

$450元